

選佛場

鞭鼓生



前言

本集乃作者於明倫月刊一八六期起，刊載於卷首的補白短文，迄今已逾百篇。承蓮友讀者厚愛，取其文短淺白，倡議印行，乃以首篇「選佛場」為名。

多年來，讀者常問：「何以取名鞭鼓生？」語云：「鼓無退聲。」兩軍交戰，擊鼓作氣，戰士便勇猛上陣。而修行則是凡聖交戰，染淨掙扎的心路歷程。筆者以敲鞭鼓的小學生自分，引佛陀、祖師、大德的開示為法鼓，藉著一聲聲一句句的訓誨，與讀者諸君共同策勵前進，故名鞭鼓生。

明倫月刊，乃文字道場。既無廣告又無筆戰，數十年來均以長養眾生慧命，提振讀者道心為宗旨。筆者不揣愚陋，與於作者行列，每當提筆，無不戰戰兢兢，深恐玷污明倫清譽，故而每月於完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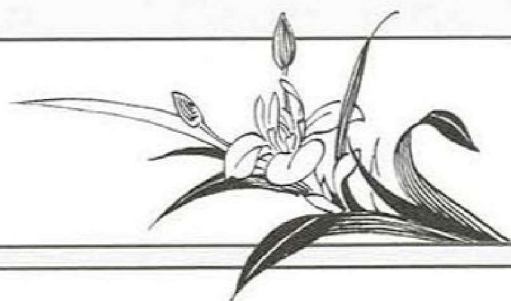
付梓前，均承吳省常老師審核斧正，並加以修飾潤色。又本集封面，承何宜倫居士設計「水映菩提月」，清雅脫俗，令人興「但覺身如水洗，不知心似冰清」之感。在此深表感謝。匯集成冊，洵非一人之力，謹在此一申感謝之忱。

趙超於佛道上，總是退多進少。筆者此生有幸，得以仰承雪公恩師慈悲引導，步入佛門，飄泊迷妄之心，才稍得棲止。浩浩師恩，無以回報。謹將本集獻給生命中的明燈——
雪公恩師。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鞭鼓生謹識





目錄

選佛場	1
戒——了生死	2
慈忍滅瞋	3
懺悔夙業	4
三天使	5
生死夢	6
鞭春	7
依止善知識	8
現前一念	9
佛法中的外道	10
直心道場	11
門道	12
布施歡喜	13
下人不深，不得其真	14
莫論人過，但省己非	15
風雷益	16
上下偷安，法門大患	17
莫傾人棟樑	18
耐煩行善	19
貪則近貧	20
大風先倒無根樹	21
潔己身心	22
解而未悟	23
試金石	24

年關	25
第一等學問	26
真弟子	27
醫獸術	28
一片舌	29
容賢	30
擦檯布	31
一念升沉	32
三昧法水	33
依林傳樹	34
命在呼吸間	35
除妄求一	36
裝點速朽之具	37
克己作聖	38
魚子庵摩羅花	39
七月半鴨	40
勤行勝業	41
糞掃衣	42
人中畜	43
砥柱山	44
枯魚過河泣	45
歌手止戈	46
口頭三昧	47
救命金丹	48



● 生 鼓 鞭 ●

秘笈	74	活著往生	75
一剎那中離五濁	73	老衆生	76
重修生	72	憶佛	77
蕪草	71	功德無量	78
借光	70	檢點命光	79
道人心	69	佔位子	80
勇力	68	練習不夠	81
五分鐘的發心	67	粥飯氣	82
患難世道	66	雪公叮嚀	83
修德與改過	65	苦海	84
我已死	64	名門子	85
真修與假修	63	自利利他	86
公心	62	修行風采	87
一柱檀煙一聲磬	61	悼曉燕	88
蓬生麻中	60	舌耕	89
厚德載福	59	熟生之間	90
尼羅河水	58	治習氣	91
皮囊雖好不多春	57	勞謙君子有終吉	92
機感相通	56	明師	93
誰比誰大	55	牆上花	94
吃糖的螞蟻	54	聖嬰年	95
健槌響起	53	心燈	96
有力大人	52	才德之間	97
佛恩	51	雪公如是說	98
般若鋒	50	慚愧懺悔，止惡修善	99
如來使	49	開佛店	100

選佛場

慈舟大師說：「皈依佛法的人，雖多如牛毛；而畢竟成佛的，仍稀如麟角。佛教原是選佛場，怎麼叫選佛場呢？無論何人，只要肯用功，而又用得相應的，自然就有覺悟，大家在一處一比，就顯出來了。」

對於世間的任何一場考試競技，我們都知道，要想拔得頭籌，必得投入心血，全力以赴。而在學佛、成佛過程中，想要出類拔萃，也須「將此深心奉塵刹」的啊！

環視我們所居住的娑婆世界，又名魔鄉，它是魔障的鄉里，住在魔鄉的人們，都要接受魔難的考驗，所謂不受魔難不成佛。因此，無時無刻不受到利衰毀譽，以及稱譏苦樂等八風的煎熬。學佛的人，每起一個念頭，也都是凡聖交戰，勝負莫辨，而信念不堅者，一念不覺，便隨墮為九界眾生，淪為魔子魔孫。因此，這充滿荊棘與陷阱的世間，正是歷練烘焙佛子的場所，重重的關卡，處處都在測驗佛子，成佛的決心與毅力啊！

末法眾生，根機陋劣，在選佛場中，畢竟中選者少，落第者多。然而我們人人均應深自警惕，不應以佛道難成而心生退怯。衣裏寶珠，就算是極窮的貧子，也是各有一枚。學佛正為的覺悟我們這平常所迷的本性，也就是說學佛是開顯智慧，究竟解脫的一門大學問。我們應當愈挫愈勇，不屈服在魔鄉的逆境中。俗云：「浪子回頭金不換。」世間的回頭，尚且如此，況乎出世間的迷途歸返？

學佛是大丈夫的行為，不是凡夫俗子所能辦得到的。君不聞「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成佛與否，端看我們在這個選佛場中，如何嶄露頭角了！

戒——生了死

學佛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就是要了生死！而生死要如何了呢？很多人以為皈依了佛門，便領到了保單，屆時可以有恃無恐地了生脫死。然而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

初發心學佛，總是出離心切，勇猛精進，可是時日一久，便容易蹉跎懈怠，忘卻初心。尤其在家居士，更是世緣牽絆，終日為俗事所羈累，終日在妄想煩惱中打轉。

那生死要如何了呢？祖師大德曾云：「學佛不守戒，莫談了生死。」佛法不是一種奇怪的法術，它重要處在於依教奉行，須知戒是成就無上菩提的根本，今日能否持戒？實關乎來日能否得果。修行人果真肯守戒，便少妄想；妄想少，便造業少；不造業便能除煩惱。煩惱漸稀，塵氛漸渺，聖胎漸長，菩提果便漸結成了。

可惜現代人愛自由，怕束縛，一談到守戒，無不心生畏怯，以為戒是繩網索綁，妨碍自由。然而，情形真是這樣的嗎？其實正好相反，戒是離苦海、登覺岸的寶筏，是炎火中的甘霖，是通往無上正等正覺的門徑。能夠守戒，身、口、意三業才能清淨。能夠守戒，才能得到佛法上真正的「清涼」。能夠守戒，當下在日用平常間，已成就了幾分了生死的因緣了。

雪公老師常告誡學佛人：「往生西方是活著往生，不是死了才往生！」活著往生？那麼生死能了與否？是活著的時候，便要透出消息的！這是學佛人最應正視的問題，大家應切實檢省：究竟自己守了幾分戒？去了幾分煩惱習氣？而百歲光陰究竟尚存幾許？如是一三省，時時以生死事大為念，就是念佛求生，也會懇切了好幾分的呀！

慈 忍 滅 瞋

「氣死我了！」是現代人的口頭禪。環顧我們的周遭，違心逆意的事，多得不勝枚舉，而發怒生氣，除了徒增逆緣，於事別無補益。不學佛的人，任情的，便使性發瞋，那是他不明瞋恚毒害之大，不知注意。學佛的人，誰不知道瞋是根本煩惱，瞋火一起，它會伏滅一切的善法，焚毀一切的功德。所以任何一位修行人，面對瞋心的惱害，必須小心翼翼的防範它，調伏它，萬萬不能隨順俗緣，鎮日嚷著：「氣死我了，把我氣死了！」

我們都要很清楚的知道，瞋心一起，舉身熱惱，所有的惡業，也都跟著興起，首先是無明起了，接著慢心來了，疑心也不落後，再者不信、忿恨、惱、害、嫉……等等的惡法，全都在一念之間，充塞在瞋恚人的胸臆間。想想看，有這麼多猛烈的毒害在滋擾著、摧殘著，等到想要止怒息瞋時，這些惡根所造成的禍害，已令人滿目瘡痍，後悔莫及了。

試看！平常我們對危及身命的天災人禍，是多麼的害怕與恐慌啊！發大水了，大家眼看著排山倒海，洶湧翻滾，吞噬人命的浪潮，誰不轉身就跑。又發生火災了，大家對那蒸騰的熱氣，嗆人的濃煙，飛竄的火舌，誰不驚慌失措，奪門而逃呢？可見對於損及身命的天災人禍，我們都會發自本能的走避它。而對存於內在，壞我慧命的瞋恚毒害，我們作佛教徒的竟任它滋生蔓延，不知害怕與防範。

弘一大師說：「瞋是心頭最大的惡賊，要除去非常不容易，但是學聖賢的人，不除去瞋心，就很難進入聖賢之門了。」走在菩提道上的修行人，難行也得行，難忍也得忍。雪公老人告誡瞋怒的人說：「對己著想，我是菩薩，應起覺照，當行忍辱。對他著想，爾乃痴漢，應起悲心，與以原諒。再急用一句洪名，當作金盾，綿綿念去，壓住瞋心。不然他痴、我瞋，一同墮落。」啊！既知厲害，就讓我們一起共修慈、忍來滅除心中瞋恚的煩惱吧！

懺 悔 夙 業

器皿污穢了，若不加以洗滌潔淨，那麼，縱是瓊漿瑤液，畢竟不免異味間雜；而我們的心器，歷經曠劫見思惡業的薰染，安得不既污且濁呢？如此，若想盛以清淨大法，畢竟了不可得。所以，不論是三皈、五戒、八戒，乃至修習一切止觀法門，都必須先依懺法得清淨已，方能進行修受，期於成就。有鑑於此，歷來祖師大德，多有廣備懺儀行法，以利行者修懺的，而普賢菩薩，雖高居等覺位次，猶不忘提示：「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痴，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

這麼說來，我們到底造了多少惡業呀？普賢行願品上化抽象為具體，說是「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這些惡業，重重疊疊，讓我們猶如掉進黑漆桶中，大不自在。若想打破這個黑漆桶，還得認識惡業是怎麼造來的。據經註上說：我們眾生，從無始來，由愛見的緣故，從自心中生起人我的執著，外加惡友牽引，竟連他人一毫的善事，都不肯隨喜。於是，乃依著身口意三業，廣造惡事，有時雖然所作未遂，那顆惡心，卻是廣布周徧，而且日以繼夜，未曾間斷。遇到自己的過失，則又掩飾覆藏，深怕人知，也不恐懼墮落惡道。像這樣了無慚愧，不信因果，當然就敢於造作種種惡業了。既是這樣，那該怎麼辦才好？

解鈴還須繫鈴人，惡業怎麼造來，就怎麼懺去。一反前面所述，從深信因果起，一路修治，經教及祖師，種種懺法，都可作為依憑，要知懺悔是心地功夫，果真從心地上痛改前非，就是擒賊先擒王了。然而懺是改往，悔是修來，若只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那就好比右手掃地，左手揚塵。所以雪公老師曾言：「如此懺悔，縱饒淚枯三江水，不過鬼哭狼嚎耳。」欲行懺者，珍重珍重！

使 天 三

閻羅王問生前造作惡業，死後墮在惡道中的眾生說：

「你從前在人間的時候，三天使難道沒有給你告示嗎？」

「什麼三天使啊？」眾生反問閻王。

「三天使就是老、病、死。天，是自然的意思。老病死是發自自然的業道。釋尊為悉達多太子時，遊觀四門，就是見到老病死之苦，而深生厭世之心。所以老病死是警告世人的三位使者啊！」

「嗯！說到老病死，確實是很刻骨銘心的！」

「怎麼個苦法？說說看！」

「閻王啊！病使來的時候，是六親不認的，不分男女老幼或尊卑貴賤，人人不能得免，或生瘡長膿，或胃疾肝病，或腿傷中風，病使一來，雖有山珍海味，食來也形同嚼蠟！雖有金銀千箱，也不能替代病苦的逼迫哪！」

「哦！這般痛苦，那你為什麼病一好轉，就忘了疼痛，依然放逸毫不警覺呢？再說說老使來的時候，是怎個情形？」

「閻王！這老使來的時候，我是形容枯悴，精神昏昧，髮白眼花，耳聾齒落，步履維艱，人多嫌厭，苦不堪言啊！」

「可是你為什麼依然放縱身、口、意，不停的去追逐五慾六塵，患得患失呢？」

「閻王啊！我真是後悔莫及。」

「好！那死使來的時候又是怎麼樣？」

「唉！死時更是劇烈，我在臨命終時，四大分離，風刀解體，猶如生龜脫殼，生牛剥皮，那胸膈腸胃中，如烈焰焚燒，雖有至親骨肉，無人可以替代。閻王老爺！我命斷魂逝後，一切恩愛眷屬各各分離，官爵財物僕從也各自散馳，我身陷閻闍長夜，曾無一點光明，徬徨無主，苦惱無盡，真是惶恐有加啊！」

「眾生啊！眾生，三天使一一來昭告於你，你又為什麼不趕緊持戒念佛，及早準備，發願往生，志求解脫呢？」

夢 死 生

慈舟大師說：「究竟這個生死大夢，怎樣纔可以醒呢？當然有醒夢的方法。拿睡覺打個譬喻，睡著了的人，你要教他醒，怎麼他就能醒呢？須要『轉』他的迷夢心，向醒處喊哪！我們要醒生死夢，也是要轉迷夢心。怎麼轉法呢？念南無阿彌陀佛，一聲聲向自心上喊，喊久了就會醒的。但也關乎各人善根淺深，而定覺悟遲速。若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那麼一叫便醒，各人根機不等，若非頓超根機，必須多喊。」

是呀！必須多喊。我們平常睡覺作夢時，有人喊，或有鬧鐘叫，便能夠清醒。而慈舟大師告訴我們要想醒這「生死大夢」，便是用一聲聲的「南無阿彌陀佛」往自心裏喊，自心喊自心。喊到知道自己有個法身慧命，當勤修行，莫令這個自心常在迷中，如此一聲聲「阿彌陀佛」喊久了，迷夢總會醒的。

原來凡夫的念頭就像瀑流浪花，倏生倏滅，剎那不停，對著外在境界總是攀緣不休，那憂悲喜悅愛惡苦樂，一切一切，總是輾轉代謝，曾無暫息。一箇念頭一顆種子，遂致煩惱塵垢，越積越厚，生死夢海，越溺越深。

而「南無阿彌陀佛」是盞菩提心燈，這盞燈入到眾生的心室中，那千年的黷闇便得以破除；那百千萬億不可說劫的諸業煩惱，亦皆得以祛除。因此持念「南無阿彌陀佛」是醒夢的良方，是大覺世尊不請自說的無上法門。讓我們一聲聲的向自心裏喊，喊醒那沈淪多劫的生死大夢吧！



鞭春

大寒一過，東風解凍，蟄蟲始振，春回大地。在舊時，每當「立春」前一日，府縣官要進春牛置府前。春牛用土製，必須高四尺，代表四時，身長八尺，象徵八節。而造春牛也有特別的方法，它必須在冬至這天，以當年最吉祥的方位取水土造成，並且用桑柘木來造胎骨，而牛頭、牛身、牛腹也都有特定的顏色；可謂慎重非常。

立春之晨，府僚人員，便用紅綠色的鞭子打春牛，謂之「鞭春」。鞭春，表示春到了，牛要開始耕作了。中國過去以農立國，牛是動力之源，因此鞭打春牛有勸耕的用意。春耕、夏長、秋收、冬藏季節的更迭，自有其機宜。如果春天荒耕，夏便不長，更遑論收藏。而人生的四時，豈不亦然？

一鞭驚醒老牛身，也驚醒夢中人，一年之計在於春，而「一歲平分春日少，百年通計老時多。」修行人看到鞭春，怎能不怵目驚心呢？

伊菴權禪師，至晚必痛哭流涕道：「今日又只恁麼空過，未知來日工夫如何？」蓮池大師每見晨朝日出，亦嘆息道：「今又換一日矣！昨日已成空過，未知今日工夫何如？」蓮池大師為自己每日只是嘆息，未嘗流淚，深感為道之心，不及古人遠矣！而你我每日見晨曦夕照，又可曾嘆息自勉？

一寸時光，一寸命光，修行人要在工夫上透出一點訊息，又豈是終日悠悠，放逸自恣，便能有得？人命無常，譬如朝露，出息雖存，入息難保，故春陽氣轉，不能懵然空過。願吾等黜去一切門面裝點，屏去一切無謂應酬，沈潛韜晦，日夜勤修，一心持名念佛，務期盡此報身，往生淨土，面見彌陀，親聞法音而後已。



依止善知識

「世尊！末世眾生去佛漸遠，賢聖隱伏，邪法增熾，使諸眾生，求何等人？依何等法？行何等行？除去何病？云何發心？令彼群盲不墮邪見？」這是普覺菩薩鄭重為末法眾生向佛請示的一段話。的確，一個人的思想見地，關係著他一生的成敗禍福。而一個修行人知見的正邪偏圓，亦關係著他道業的成與不成。

所以世尊乃開示道：

「善男子！末世眾生將發大心，求善知識欲修行者，當求一切正知見人。心不住相。不著聲聞緣覺境界。雖現塵勞，心恒清淨。示有諸過，讚歎梵行，不令眾生入不律儀。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知識」、「正知見」，是每位佛教徒耳熟能詳的專有名詞。當年見月老人，初次行腳，即有多人相隨，其師父便云：「好則成善知識，否則江湖頭。」見月老人受此提示，終身以善知識自我期許。然而如何才是善知識與正知見人呢？

吾人當以二法勘驗：一者心不住相，不為人天福報所迷。二者不著聲聞緣覺境界，不為小乘因果所滯。依如是等人，自不被邪見所惑。又正知見人，雖顯現塵勞之相，而其心恒常清淨。正知見人，也示現過錯，然而他口中讚歎清淨梵行，心裏嚮往了生脫死大道，而且幫助眾生防非止惡，自正律儀。如此之人，即是具大乘根器之善知識。如此之人，方堪引人發大心，教導人正修，去除過患，為人尋求適時宜、可依靠、能成就的法門。也就因著如此正緣，末法眾生，方得成就無上正等菩提。

吾人生當此時，世尊曾交代：「末世眾生見如是人，應當供養，不惜身命。」求法果有如此斷臂悃誠，焉得不成就也哉？



現前一念

常聽人說：「等我退休後，再來好好修行念佛！」

然而身在娑婆世界，永遠有糾纏不清的煩惱與業障，「等有空閒」再修行的想法，永遠是遙遙無期。而事情卻有本末輕重，生死大事，焉能任你挑環境，選時辰？

古人說：「即今休去便休去，欲待了時無了時。」即今，便是等不得也。因此修行就得隨時隨地管住現前這一念，讓心猿罷跳，意馬休馳。俗云：「心靜自然涼。」狂心歇處，即是菩提。

但是一般人平日都隨順妄想，不修正念，妄心用事處，攀緣執著，顛顛倒倒，以此顛倒，隨情造業，三界六道，業牽受生。更造新殃，永無止息，方其受報，且又怨天尤人，殊不知自作自受，正在此現前一念。所以千古聖賢，識得原委，還都在這一念細微處，作自我審察。

華嚴經云：「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佛興大悲，憐憫有情，告訴眾生遠離妄想及諸取，是通達佛境的重要方法。祖師大德也教導我們，今若能將妄想心，轉為念佛心，則念念成淨土因。而念佛心不斷，妄想心便消滅，這時心光發露，智慧現前，則能成佛法身。

念佛人果能終日念佛，終日繫心，那麼水清月自來，心淨則佛現。辦生死大事，一心要如此堅凝正念，攝心念佛，不被妄想幻化所惑，能夠立時放下世間一切牽累，現前一念，離妄即真，聖胎便自長養而成。



佛 法 中 的 外 道

佛法是門覺學，是證悟真理智慧的心地工夫，因此又稱為內學。它的要旨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與這旨意不合，心行理外的，便稱為外道。

外道有多種，有佛法外的外道，如古印度九十六種外道便是。也有附於佛法的外道，如小乘犢子部，及大乘的方廣道人，均是附託佛法，而另立邪道的外道。另外也有雖學佛法，而謬解佛理，陷於邪門的，更是令人不知不覺的外道。以上數種，因係偏離佛法旨趣，故稱為外道。

佛告訴比丘：「汝等比丘，每於辰朝當自摩頭。」世尊要出家人每天摩頭，以自覺何以薙除鬚髮，形與俗異？藉此摩頭動作，而自勵不能縱浪身心，混從市俗，必須勇猛精進，念念於道。至於在家人，形與世同，跡不離俗，如何離染脫俗，與如來徹底悲智相應呢？

比丘摩頭，是提道念，白衣學佛，亦當攝心。縱不能即起心動念處，即觀照徹了，也要日日找個固定時間檢點身心，究竟身犯殺、盜、淫否？口出兩舌、惡口、妄語、綺語否？意起貪、瞋、癡否？能這樣約身、守口、攝意即稱之為「諸惡莫作。」然後進一步「眾善奉行」，不但不殺生，而且要放生；不但不偷盜，而且行布施；不但不邪淫，而且修梵行；不但不惡口、兩舌、妄語、綺語，而且言語柔軟、和合、真實、純淨。不但不起貪、瞋、癡心，而且起布施、慈悲、智慧之心。由自律的諸惡莫作，晉昇到利他的眾善奉行。既已諸惡莫作，則意地自然安靖，不顛倒、不妄狂。既已眾善奉行，則心地寬廣磊落，結善緣而無攀緣，那就正好執定法門，一心修行，是謂「自淨其意」。果能日日如此省思，則俗塵漸落，心華漸開。與比丘摩頭，原無二致。若是兀自不覺，諸惡仍要做，眾善不奉行，縱有聰明才智，精研三藏，亦是說食數他寶，於佛法毫不相應，終成佛法中的外道！

佛法引人開顯智慧，出離苦海。其關鍵在於心術的端邪。古人云：「心字，三點如星，橫鉤似月斜，披毛從此出，作佛也由他。」但願我佛門弟子，細細打點個人行徑，萬勿流為佛門中的外道啊！



直 心 道 場

弘一大師有位未出家時的老友，曾詩云：「弘一精佛理，為我說禪宗」之句。

不久，此友即接獲大師書「慈悲喜捨」四字墨寶，且云：

「學佛不但以理，切要在事持，行事重在不欺，名如其實。今我並未為君說禪宗，君詩言之，即為妄語，佛不許也。君其懺悔，免遭墮落。」

何等精嚴的行持啊！真實學道之人，全在此處著力著眼，心地上確是容不得一絲的虛頭、矯揉和做作。

再看印光祖師自知世緣將盡，函示德森法師的一段話：

「光大約不久了，若死決不與現在縑素相同，瞎張羅，送訃聞、開弔、求題跋、歛些大糞堆到頭上以為榮。如蒙阿彌陀佛垂慈接引，千足萬足。至於作傳、銘、讚、誄、聯者，教他們千萬不要歛大糞向光頭上堆，好好的佛法，就被好名而惡實的，弄得糟透了。吾人不能矯正時弊，何敢跟到歛大糞的一班人湊熱鬧。……。」

看了印祖這段交代話，著實令人通身汗下。吾人平日均隨凡夫情見率意妄為，而真實道人，對夙習惡覺知見，則力為徹底洗盡，不存一毫。祖師罵人處，正是極度的慈悲處，亦正用心真切處。是所謂演說妙法，化導群倫啊！

道德修養，是一切感人化人的泉源，文學藝術作品也好，演講論辯也好，缺乏了以道德為基石的一切造作，是不能深遠影響群眾的。展閱祖師先賢的清言高訓，那發乎德性的香醇，令人敬慕企仰低徊不已。



門道

俗云：「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自古來，各行各業均各有其獨特的門道，如果不按門道行事，必定為內行所恥笑，同行所排擠。而這門道，要經師父給予指點與嚴格的磨鍊，還要徒弟接受考驗與勤加練習，始能掌握。所以，中國過去做學徒的，必須三年四個月才可以出師，這段期間，如果徒弟不耐勞苦，半途而廢，或是討巧躐級，不按規矩，那就出不了師，便算前功盡棄。

那麼，佛門前有沒有門道呢？當然有。佛門的門道在「奉行佛教」上。如果修行人，不以佛為師，而以自己的心意為師，名為方便度眾，實為與道背馳，智者是一望便知的，因為內行看門道，不看熱鬧呀！換句話說，佛教的興衰，繫乎道風的有無，而道風，則建立在門道的操持把握上。把握了門道，縱使門庭清寂，佛教依然興隆；不能把握門道，縱使建了四百八十寺，依然「多少樓台煙雨中」，是雖盛猶衰，不能引眾生出苦輪的。

至於門庭道風的樹立，也有其門道。昔日，遠公曾指示：「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是去除私欲，宅心厚道。在上領眾的，躬行道德，在下受領導的，氣質自然變化。如此，則能安撫上下，悅樂往來。「明」是洞察事物的道理，賢愚的是非。如此，則能遵行禮義，辨識安危。「勇」是見義必為，見善必遷，無有絲毫退怯。如此，則能作事果敢，剖斷不疑，知姦必除，知佞必去。果真具備以上三要，就是把握門道，以人弘道，何愁門庭之不興、道風之不振？

佛門的興衰，每位佛子都有責任，但是如果成天為此憂心忡忡，這又不對了。憨山大師曾說：「當憂自心之不悟，不必憂道場之不興。」悟自心，就是把握修行的門道，悟自心，自然神通妙用，不可思議，足以紹隆佛種，振興門庭，否則心長戚戚，終是凡夫情見，於事無補。



喜 歡 施 布

「大施主」通常指肯施捨錢財，做功德的居士大德們。然而布施有多種，除了財施外，還有法施及無畏施。法施是為人演說佛法，使人開悟得道。無畏施是令眾生遠離危險境界，無有恐怖畏怯。觀音菩薩又名施無畏薩埵，此即觀音菩薩尋聲救苦，能作眾生怖畏急難中的依怙，令眾生無有畏怖。

修學佛行以布施為第一，六度四攝中亦以布施為最先。有形的物質錢財可以布施，無形的慈語悲心也可以布施。在中國古老的廟宇叢林中，一進山門，一定是笑口常開的彌勒佛或立或坐在殿首，接引眾生，這已經是成為廟宇建築擺設的規範。因彌勒佛又名慈氏，已修得慈心三昧，慈是「與樂」，給予眾生安樂，凡進山的香客，受到彌勒佛慈容的迎待，必然是樂於步入佛門的。

在娑婆苦海，真是煩惱無邊浪滔滔，層出不窮的是非人我，永無止息的在擾害眾生。有人學佛學財施，但心境未必舒爽，何以施主學慈要給眾生安樂，自己的苦反而沒有拔除呢？這其中關鍵在於一點「歡喜」，譬如送人禮物，要滿心喜悅的呈送給對方，如果加上些許的有所求或捨不得，隨之而來的後悔與目的未遂，便又使人陷入煩惱的深淵。所以布施，在受施一方確是有得，在施主一方，可以捨去慳貪，也未必無有所得，可以說是皆大歡喜。

其實「歡喜」本身就可以單獨布施，讓對方高興這是厚道的表現。「希望父母高興」、「希望師長高興」這是很常有的心態。我們如果也能令兄弟姊妹、親戚朋友、左鄰右舍，乃至一切眾生都滿心歡喜，不加惱害、不以惡語相待、不懷疑嫌隙，時時都以慈心包容，誠如佛以慈眼視眾生一般，如是布施，必然是諸根悅豫、法喜充滿。



下人不深 不得其真

印祖云：「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若無恭敬而致褻慢，則罪業愈增、而福慧愈減矣！」從前有位古靈贊禪師，他在大悟之後，想要報剃度師之恩，於是多方啟迪，剃度師心知有異，令他宣說法要，古靈贊禪師說：「說法必得敷設法座，並恭迎升座禮拜。」剃度師一一允依，於是能在聽講後大徹大悟。假若古靈贊禪師不是如此重法，他的剃度師不是如此重得法之人，莫道不說，即便開講，也只得文字知見而已，決不可能，一聞之下，徹達本心，這就是俗語說：「下人不深，不得其真」呀！

而說到謙卑下人，我們且再看一段公案：從前清世祖曾拜玉琳禪師為師，他請法師為其取一法名，禪師說：「帝王那用得著如此。」世祖堅持，並且祈請取個極醜的字眼。玉琳禪師於是寫了十來個醜的字眼，讓皇帝自己挑選。世祖選了一個「癡」字，又因他的輩分在「行」字輩，法名便是「行癡」。後來世祖每與玉琳禪師的法徒書信往返，必定署名「法弟行癡和南頂禮」，和南意即頂禮，是書信中的禮告敬辭，用於署名之下，是古今所通用，不但用於尊長，也當用於平輩，可惜今日之下，禮教陵遲，學佛的人，信札往返，也都只用合十、合掌、謹啟等等，不肯稍稍屈下。較之開國皇帝的心存實敬自卑尊人，豈不汗顏？

其實，學佛之人，要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其至妙秘訣，全在誠心與恭敬，「合十」之禮節，在平常向人問路，或與人見面寒暄時，都合起雙掌，而要親近良師益友，咨以生死大事，怎可對待等同路人的禮儀呢？古云：「我慢山高，法水不入」願與同修共勉之。



莫論人過 但省己非

從前唐太宗告訴玄奘法師說：

「朕欲齋僧，但聞僧多無行，奈何？」

玄奘法師答道：

「崑山有玉，混雜泥沙。麗水生金，寧無瓦礫。土木雕成羅漢，敬之則福生。銅鐵鑄就金容，毀之而有罪。泥龍雖不能行雨，祈雨須禱泥龍。凡僧雖不能降福，修福須敬凡僧。」

太宗恍然道：

「朕自今以後，雖見小沙彌猶如敬佛。」

唐太宗是有福之人，他心中有疑，遇玄奘大師而心開意解。一般學佛人，則未必能如此幸運。因此很多人雖入佛門多年，卻未必得到佛法真實利益。只因稍涉經律，便終日拿修行尺度，來衡量他人長短，若尺寸不合，是非煩惱便爾滋生繁衍，如是修行，徒增慢心，於道無補。

果能像唐太宗而言：「雖見小沙彌猶如敬佛。」心地一變，慢心化為厚德，外求轉為內省，嚴冬酷寒便成春陽和煦，不只自增善根，同時普利群生。

祖師大德，有修有證，誨人之言，句句以務實為本。至於世間人的一切造作，自有業力牽引，因果相酬。君不聞偈云：「神農留下一粒米，舊種落田新種熟，此中也有不生者，煮在鍋中做稀粥。」各人生死各人了，末劫修行，五濁轉重，退多進少，吾人但當時時自省我非，不念人過，如是全心修行念佛，自然即與如來徹底悲心相應，待到成就，則於有過眾生，亦不無裨補。



風 雷 益

明度法師云：「每日自省過去一晝一夜中，所有身心動作，於下列三事，屬於何者為多？」

一為了生死之時多，抑謀生活之時多？

二為念利人之時多，抑求利己之時多？

三為思己過之時多，抑覓人過之時多？

以上乃真實辦道者，檢束身心之最要辦法，持之以恆自能得真實受用。」

世間之人，千病萬病都只因為有「己」。因此百般計較，不是希望自己富貴，就是希望自己安樂，再不然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親屬名成利就，長命百歲。然而經中偈云：

「名譽及利養，愚人所愛樂，能損害善法，如劍斬人頭。」

所以，真實辦道之人，於此要有所了悟。原來謀生只為滋養慧命，借假修真。而世間的富貴名利，飲食男女，交際應酬，看似熱鬧昌盛，實是障道因緣。若乃人我是非，紛紛擾擾，因蔓牽連，更無了時。

反觀《易經》「益」卦，合巽與震而成。巽是風，震是雷，風雷之勢，交相助益，互生互長，故而叫「風雷益」。其象辭云：「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一個人能見善而速從，其過失必然愈來愈少。而對於所犯的過失能夠馬上改正，那麼其善行必然日漸增多。如此便如風雷之勢，交相助益。

辨得此意，就當下定了生脫死的決心，自省己過，不問人非，但勤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久之自然凡情漸去，智慧頓開，真個是得大自在，有真受用。



上下偷安 法門大患

「上下偷安，法門大患。」此乃宋朝楊歧大師所訓勉。其實豈只法門大患，凡存偷安之心，小自三、五人之公司行號，大至數億人之國家民族，即無不趨向於滅亡者。

法門、道場、叢林，乃指續佛慧命，紹隆佛種之團體。歷來道風嚴謹之叢林，上必有名師勤苦指引，下亦有弟子如法修學。若是上不勤於教誨，下不謹於實修。人人只求一己安閒，個個僅貪舒適自在，得一日過一日，不計來日道場之興廢存亡，則維繫眾生慧命之精神力量乃漸漸消弭，屆時樑傾柱毀，腐木且不可以撐大廈，卑人又怎可持宗門呢？

苗秀緣於種好，佛法之興隆衰替，全在佛教徒有無真操實行與發心宏揚。當年淨土宗始祖慧遠大師，在廬山建東林寺，當他年紀很老邁時，依然講學不輟，弟子中或有偷懶懈怠的，遠公便說道：

「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桑榆之光，言落日餘暉，尚留在桑榆之上，言人之晚年，乃遠公自喻。朝陽之暉，言日出之光，喻年少之子弟，就像初昇的朝陽，與時俱增。意欲年輕之人，及時努力。

遠公說罷，拿起經典，繼續登座說法，諷誦之聲，朗朗通暢，言詞表情都顯得十分苦切，高足們看了都肅然起敬，由此更加勤奮。

遠公雖然年紀老邁，卻無有一絲偷安之心，以此感人上下振厲，道風借此留傳百世。時值國家多事，人心浮靡之秋，身為佛教徒，豈可心存偷安，相偕沈淪？



莫傾人棟樑

陸玩，晉元帝時為丞相參軍。後因潛說叛逆歸順有功，官職一再升遷。當他官拜司空時（三公之一，相當今之院長級），有人來至府中，向他索取美酒，對方得酒後，便站起來將酒倒在樑柱之間，然後祝禱道：

「當今國家缺乏人才，以您為支撐大局的柱石，您千萬不要傾覆人家的棟樑！」

陸玩十分有雅量，笑著說：

「謹藏教言。」

果然在他任內，誘納後進，不遺餘力，朝中官宦，都蒙受他的德蔭。

語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中國歷史上，從黃帝至宣統四百二十四位皇帝中，真正才德俱優，以天下百姓安危為己任的國君，卻是寥寥可數。於是乎，翻開史冊，每一頁均沾滿了血腥，奪權爭寵，求名侔利，勾心鬥角，殺氣騰騰，直令人看得心驚肉跳。這當兒，幸好各朝總會出幾位忠肝義膽，英偉絕世之士，雖然他們無不鞠躬盡瘁，腦髓塗地，然而天地間的那股正氣，也正因為有他們才能直貫日月，直徹人心。彝倫綱常，著實是賴他們支撐維繫的！

世間之棟樑，須是這般至德美質，才堪擔當。而出世間之棟樑，更是要行篤德耆之士來充任。若開口為文，便好大浮誇，薄議縉素，挑剔古今；組社則目標玄遠，強順時潮者。便只是將一艘大好的度苦慈舟，砍斫得千瘡百孔，而那昏途明燈也被晃得光怪陸離，氣象陰慘。那麼，又如何能振聾啟瞶，導人出離生死呢？

近年來諸多高僧大德，相繼往生圓寂，年輕一輩要支撐門庭者，實當戒慎再三，勿圖虛名，壞了佛門棟樑。

耐 煩 行 善

在唯識學上，人們每天念起念落，不外五十一種心所，而這五十一種心所中，卻只有十一種全稱肯定是善法。我們如果拿篩子來篩，恐怕惡法出現的或然率要高得多，因此稍不留神，就可能掉落惡法陷阱，而淪為魔子魔孫。情況既是如此險惡，「眾善奉行」自然當為每位佛教徒奉作金科玉律。偏偏翻開報紙，打開電視，每天都載滿了殺人搶劫，色情買賣，股市漲跌，政治紛爭的報導，耳目所及，無非是這些人性的齷齪面。膽戰心驚之餘，想要做點好事，都要緊張萬分，深恐被偽善者所欺瞞；至於真正行善者，還要鼓足勇氣，忍受別人將信將疑的眼神。

王鼎鈞教授言：「做事要耐煩，做好事尤其如此。做壞事的人自知理屈，能忍受一切盤根錯節之處，做好事理直氣壯，容易憤慨負氣，以致人間好事多磨，而壞事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這個道理吧！想想那些毒品走私者，任憑海關警察如何緝捕防範，他們依然千方百計，無孔不入。惡人積極行惡，善人消極行善，這世間怎不充滿罪惡並日趨污穢呢？

可是「萬法唯心造」，世間所呈現的一切，原是眾生心力所造，我們又怎能就此甘心下流？我們要再三呼籲佛教徒，大家要「耐煩行善」，切莫因濁惡滋盛而裹足不敢行善；切莫因流言誹謗或效果未彰，便率性不幹。要知所有的善事，表面雖是利人損己，實質上都是植節養德。他若相瞞，自有因果，我心真切，功德自成。矜功自伐，得理不饒人，往往實事，又豈是有福之人？

「願將穢土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這那裏是口中說說的弘願。它需要佛教徒群策群力，積極行善，面對目前惡劣的處境，不逃避，不厭棄才能成就的呀！經上云：「三賢十聖忍中行。」三賢十聖尚且必須在忍中上弘下化，那麼凡夫如我等，又怎能夠例外呢？

貧 近 則 貪

貪、瞋、癡三毒之一的貪字，像傳染病一般，霎那之間，遍布了台灣，它正在腐蝕、毒害著我們台灣百姓的民心。「利帛惑人心」，投機、不勞而獲的暴利，使安份守己的老百姓，變成傻瓜，白癡般地被譏諷著。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律，在人們的心中推翻了，一本萬利，坐享其成是近年來人們的幻想。貪慾造就了人們揮霍、暴殄天物、捨棄美德的社會價值觀。老師不願教書了，學生從家庭、社會取得了最新的資訊，許多人縱身跳進了慾望的深壑，老實本份的訓誨，而今成為食古不化的教條。老年人手足無措了，惜福、勤儉、自食其力的觀念，行不通了。這社會變得乖舛、詭異、危險，充滿了邪見。

成群的人盲目地向錢財追逐、跟進，一窩蜂地攢營、求取。有人說：「我要賺夠了就抽身。」「抽身？」陷在泥沼中的人，只要稍微一動，便會愈陷愈深，既嚐到那杯羹，那會捨得抽身呢？利令智昏啊！

於是乎，看到別人日進斗金，便坐立難安，滿腦金光閃閃。這一閃，閃出了三毒的火花，無始的貪瞋癡，猛烈地燃燒起來，它催促著眾生在惡業中輪轉打滾，多少人因著貪欲，參與了社會乖理的造作。惡因結惡果，最近終於台灣股市崩盤了。這勢如山崩的情形，把許多人的資金套牢了，財利轉眼成空。唉！焦慮、無助、絕望，終日坐困愁城哪！

貪則近貧，大家要知道，非份之財不久留，因果相酬，遲早要起現行的。貪念是地獄的種子，而財、色、名、食、睡，正牽引著人往地獄下墜。如果人們受此教訓還不覺醒，更大的禍害，將會隨之而來，貪婪的眾生，終將一無所有啊！

大風先倒無根樹

世間有八種風，能扇動人心，君不見：聽人面譽喜孜孜，聞人譏刺憤難平，背後毀謗心頭惱，人前誇讚喜知音。更有得意的忘形，失意的消沈，逢順境而放逸，遇逆境而難堪，林林總總，不一而足。而人們的情緒，也就終日在這一陣又一陣的狂風中起伏不定，多少學佛之士，正因為這八風而道心退失，正因為這八風而道業難成。然而，俗云：「大風先倒無根樹。」樹會倒，怨不得風大，所以身處五濁惡世，要抵擋八風侵襲，便得於心中滋長出根力，果能心有所主，安住正法，則任它狂風大作，也自根深柢固，不動不搖。那麼什麼是不畏大風的根力呢？就是三十七道品中的信、進、念、定、慧等五根與五力。

人世之中一切順逆境界勘破了，就是個「因緣生法」，沒有必要花心思去追求，反倒樂於仰賴佛菩薩所教導的一切正道及助道法，這就是有了信根，信根繼續滋長，便能破除疑惑，面對此等順逆之境，能夠猛然反省，「也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卻是「仁者心動」，那就是信有了力。進一步地勤行這些正、助道法，勇猛強悍乃至破除身心懈怠，努力地去辦出世大事，那就是具備了進根進力。如此一來，專注在所修道法上，念茲在茲，破了其他邪念，只成就出世正念功德，就是具備了念根念力。正念既明，攝心一種法門，一門深入，心念永遠與此正助道法相應不散，乃至能破亂想，發了禪定，這就具備定根定力。如此正觀分明，善能抉擇是非，乃至遮止各種煩惱惑業，而發真無漏，便是具備慧根慧力。根有能持、能生的意思，力則不為他伏，又能伏他，試想，具備此等功夫，那怕它八風呼嘯而過？

蓮池大師曾說，學道沒有僥倖或枉屈之事。又說：「學道人，未有名掛山林，身馳朝市，悠悠颺颺，一暴十寒而成道者。亦未有苦志力行，殫精竭神，不退不休，以悟為則，而道業無成者。蓋求名在人，求道在己，學道人惟宜決心精進而已，勿懷僥倖之圖，勿以枉屈為慮。」想我眾生，雖處澆漓末世，只要決志出離生死，精誠不退，善根便當愈長愈堅固，那麼不論八風如何來勢洶洶，也將能夠「巧把塵勞為佛事。」端坐在紫金蓮台之上了。



潔己身心

古大德曾一再勉勵修行人，要潔己身心，面對大眾，所做所為，必須質直無偽，盡己至誠，不可揀擇利害，顛倒是非。又，但依至誠行事，莫為事情之成與不成而患得患失。要知，雖在古聖先賢，尚不能事事順遂稱心，吾等又怎能詭詐苟且而勉強求成呢？

修行人與一般世俗人，心態應該要有所不同，這「在夢之身」，必得要喚它醒轉，怎可如蓮池大師云：「田舍翁五畝之宅，寒令史抱關擊柝之官，窮和尚三二十家信心供養之檀越，已眷眷不能捨。」真要修行，對一時的衣食安穩，富貴供養，均得看得淡，放得下，才不會被塵欲迷染，而目光如豆，盲了往西方的法眼，造了再三途的縛因。

澆漓末世，總是薰蕕雜處，立身行事，稍不審慎抉擇，便會認邪作正，以正為非。本應親近者反而疏遠，應該疏遠者反而親近。入鮑魚之室，久而久之，與之俱化，劫劫生生，便自為魔侶。更有許多人，誠如佛言：「雖受佛戒，心樂邪業，不信正道，不知有罪惡之報，假名事佛，常與邪俱，是名魔弟子事佛。」可嘆這一念的失真，竟爾曠劫漂流，豈不令人畏怖！

修行人要轉凡成聖，必得將累劫的煩惱俗見，一層層滌盪清除，對世間終將化為塵土，虛幻不實的事物，萬勿浪費生命，奔馳追逐。古有僧人詩云：「大樹大皮裏，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有這般定見，行得正，看得破，坦蕩磊落，玉潔冰清，修行的消息，便算透了幾分。



解 而 未 悟

有人問蓮池大師：

「明知五欲毒害甚深，偏偏又斷不了，這是什麼緣故呢？」

大師答道：

「人，有解有悟，這只是解而未悟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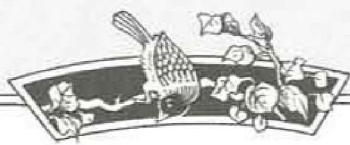
每一位修行人，是不是也常常陷在這樣的懊惱之中呢？經典上是明明白白地記載著，祖師大德也苦口婆心地叮嚀著，看的時候，聽的當中，都有感於心，而做的時候卻又掉回到自己習氣的坑塹中。啊！原來這就是有解無悟。

在世間很多人，明知貪污是犯法的，吸毒是戕身的，婚外情是越軌的，忤逆是不孝的，殺人是要償命的，這些道理全都學過了，可是陷在惑海中的人，還是那麼多。試看那闖紅燈的人，是否都心存僥倖？然而在人生旅途中，紅燈闖多了，不是挨了罰、闖了禍，就終要變成輪下的冤魂。

印祖曾說過：「厭之心愈切，則修之之心愈力，修之心愈力，則證之之益愈大矣！」修行人愈不戀着娑婆五欲，出離的心便愈強，否則明知財、色、名、食、睡，這地獄五條根禍害無窮，卻日日年年沈湎其中，無法擺脫，豈不悲哉？

我們且看「悟」字，說文上說「从心吾聲」，本義作「覺」解，乃心中徹底了解之意，故从心。又吾本作「我」解，人事品物，及其辨識因應等，必由我之正確了解，始能得其肯綮，故从吾聲。可見這徹底的覺悟，還得把平日所學的道理，變成我心中的東西，才能算數呢！

佛學原本就是一門覺悟之學，眾生就是那麼一點心頭未明，才永劫沈淪。而今，若欲離苦得樂，大家恐怕不能把了生死，生西方作口頭活計，而要加緊破迷啟悟了。



試金石

古人云：「見遺金於曠途，遇艷婦於密室，聞讐人於垂斃，好一塊試金石！」試金石質地緻密，硬度高，吹火不熔融，以黃金畫條痕於石上，可驗出成分的優劣。而修行人功夫的高低，心術的邪正，也須試金石來勘定？曠途遺金，試試你對財帛動不動心？密室艷婦，考考你美色當前，能夠把持幾分？垂斃讐人，驗驗你我是非揮去幾許？

這般的勘驗的確不容易通過。以前，蓮池大師曾撰文讚歎東漢的劉寬——劉寬，官拜司徒長史，為人十分寬和，對百姓不用典刑的約束，而用禮教化導，下人犯錯，也只是用蒲鞭懲罰示意，使知羞恥而已。此等寬和，讓劉夫人頗不相信，意欲試他一試，乃安排婢女，趁上朝前，端羹湯故意失手，潑污朝服，看他發怒不發？這是常人所不能忍，而劉公竟只溫和詢問婢女，湯汁燙傷手否？始終未曾發怒。

所以大師言：「即此二事，知其真菩薩人，不可企及。且今之治民者，用格外之嚴刑，尚不能折獄，蒲鞭而民自化之，非大威神力，何以至此？

今御下人，小不如意，動輒加刑，羹污朝衣，反恤之而不責，非大慈悲力，何以至此？

臨朝逼迫，而乃從容更衣，心不動搖，非大禪定力，何以至此？

火宅中具如是操略，如是器量，勝出家兒蒲團上三十年工夫矣！吾輩觀此，可不愧乎？可不勉乎？」

試金石真乃無所不在啊！它宛如照妖鏡一般，真假純雜，無所遁形。原來橫逆出現，正是勘驗平日涵養及蒲團工夫時刻！過不了關如何是好？將非練不勇，兵非練不精，修行更是要放下身心世界，拚一條窮性命，只一路向起心動念處勘驗去，則外在的枝枝節節，果真於我何干？如是金而非金，艷而何艷，讐而不讐，用心至此，何事不辦？

年 關

又是新的一年，新年裏，恭賀祝福的話語洋洋盈耳，卻總要熬過了年關才說。說起年關，正值青春歲月的年輕人，怎會覺得它是個關呢？於是乎，秋月春風等閒度，在揮霍完人生最鼎盛的年華後，老大徒傷悲了，對於新來的年，便再也不敢欣慶，而是畏懼。

至於修行人對「年」的降臨又是怎樣的呢？古人有云：「臘月三十算總帳。」算一年總帳呀！多麼怵目驚心！想想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究竟造了多少清淨善業？去除多少惡穢習氣？慾海洪流中，穩住了舵沒？把住了方向沒？若果在其中，飄飄浮浮，悠悠忽忽，未曾用心修行，生死泥中的一粒種子，逢春便發，那麼，一切吉祥語，都成應酬，都成反諷，又何恭賀祝福之有呢？

而我們修淨土的人，一句佛號也不是那麼容易提起的，若是口念彌陀，心繫五欲，依舊是念念娑婆，不得要領。古德要我們「熟處轉生，生處轉熟」，想想看呀！多生多劫，流轉生死，熟的當然是財、色、名、食、睡，是色、聲、香、味、觸，更有那毋須外境，自爾生起的內法塵，糾結盤纏，難以掙脫。而一句佛號，若不能老實念來，便覺空空洞洞，了無意趣，便是生得很哩！所以，平日裏除定課的禮佛念佛外，還當敬研經教，拜讀祖師大德的修行法語，就像每天看報一般，務使聖言量涵泳於胸臆間，則一句佛號，才能老實，才能親切，臘月三十算帳時，才不致於熟的依然熟，生的還是生，手忙腳亂，年關都過不了，還敢道一聲恭賀新禧麼？

今年，世界一片混亂，災難近在跟前，有了今天，誰也不能確保有無明朝，薄地凡夫的我們，雖有雙眼，卻是心盲，總要依憑佛菩薩及師長的提攜教化，才能過得了年關，才能欣欣然地互道一聲：「新年恭禧！」

第一等學問

古人言：「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學問有深有淺，常人多半以學歷的高低，來論學問的淵淺，再不就是以背了多少本書，看過多少本注，來斷高下。至於能將學問匯到做人處事上，則非一般人眼力所能辨識。

替別人想，正是仁心的表現。仁字，說文解為：「親也，从人二。」二，即是厚之象，意即厚以待人之意。「二」又像天地，因為「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凡是人能贊天地化育的，就稱作仁人。

昔日，范文正公在開封任職時，曾命他的兒子——純仁，將五百斛麥子，解往姑蘇，純仁在路途中遇見父親的故友石曼卿先生。當時曼卿先生十分落魄，家中有喪事，三年尚未埋葬，純仁知道了，馬上將麥子所賣得的錢，全部接濟石曼卿。後來又聽說曼卿還有兩位女兒，因家貧未嫁，便將運麥的船也送給了他。當純仁返回開封後，告訴父親說：「在丹陽遇見了石曼卿先生，他有喪，三年未葬，又有二女未嫁，賣麥所得的錢，全幫助了他，還不夠。」

文正公就說：「何不連船也給他呢？」

純仁回答：「船也給他了。」

這真是父子同心啊！純仁先生果然不負父親取名「純仁」的厚望。

這千古的佳話，聽千百回也不覺無味，范氏父子博施濟眾，處處替別人設想的仁風，風行千載，令人讚嘆！而佛的德號，又名「仁尊」，正因為仁是德之光；植物的「核仁」，只要種植於地，就會再長出新的生命；天下最吉祥的鳥——鳳凰，亦名「仁鳥」。所以能夠行仁，必定最有德，最有生機，且最為吉祥的，那麼仁行便自然是天下第一等學問了。

真 弟 子

佛陀向大弟子富樓那尊者說：

「富樓那！你發心要到輸盧那國去弘法，可是那是個民性暴戾，凶殘成風的國度，外國人去，很容易喪失生命，難道你不怕危險嗎？」

「慈悲的佛陀！正因為輸盧那國是一個邊地野蠻的國家，沒有人肯發心前去弘法，所以弟子才覺得非去不可。去到那裏，弟子知道有一切的危險會隨時發生，但為了宣揚正法，區區我個人的安危，實在沒有顧慮的必要，懇求佛陀慈悲應允！」富樓那說。

「富樓那！如果你到輸盧那國，它們不肯接受你的教化，反而破口罵你，你怎麼辦？」

「佛陀！沒有關係！他們只是罵弟子，畢竟沒有用棍棒打弟子。」

「假如他們用拳頭、瓦石、棍棒打你呢？」佛陀再問。

「弟子仍然覺得他們很好！他們還沒有用刀杖刺傷我。」

「如果他們用刀杖傷你呢？」

「他們並沒有殘酷的將弟子打死！」富樓那微笑著說。

「萬一他們將你打死了呢？」

「這弟子就更感激他們了！他們殺害弟子的色身，幫助弟子成就道業，進入涅槃，並使弟子得以身體生命報答佛恩。只是遺憾，這對他們沒有一點好處！」富樓那說。

「富樓那！你不愧是我的真弟子，修道、佈教、學忍辱，心境都能安適，大家將歡送你到輸盧那國去度化眾生。」

剛開始，富樓那去到了輸盧那國，根本無法展開佈教工作，輸國人民不只民性暴戾而且過著茹毛飲血的落後生活。富樓那便不急著弘法，而先改善他們的生活，他每天忙著照顧、醫治生病的人們，再教輸國人識字明理，進而教他們耕種及治家的方法，並且利用晚上時間，講說因果報應的道理給他們聽。很快的，富樓那的佈教工作展開得非常順利，輸國的人民皈依了佛教。富樓那在那裏收了五百大弟子，還建立了五百僧伽藍。

看看這位佛陀的真弟子，慈悲何等的廣大！度眾何等的善巧！忍力何等的堅固！因此，才足以擔荷如來的家業。我們末世佛子，若欲當「真」，還要向尊者的行徑好好討教

醫 獸 術

蓮池大師「有感」詩云：「士俗不可醫，祇為居無竹，種竹若成竿，俗士應不俗。惟人號曰獸，獸毒從胎來，封結甚牢固，千聖不能開。世間儻有醫獸術，何繇敗家與亡國？」

竹，人稱為君子，向為文人墨客所雅愛。蘇東坡有詩云：「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旁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癡。」四川是蘇東坡的故鄉，在鄉野間，放眼望去，一叢叢的竹林下，就隱約著一戶人家，這屋前屋後，植竹成林的風氣，是其來有自的，種竹成竿就不是俗人了，可是獸毒要如何來治癒它呢？

獸字在說文上說「从犬豈聲」，本義作「癡」，乃呆傻之稱。从犬，因為犬全受主人指使，惟命是從，癡獸之人，不能自主，如犬受人戲弄。又「豈」是「愷」之省文，愷有「安樂」的意思，癡人無憂無慮，懵懵懂懂，好像安樂的樣子。至於癡，是「从疒疑聲」，本義作「不慧」。曉解明敏為慧，反之便為癡，癡即神思不足之病態，故「从疒」。又「疑」有「迷惑」之義，癡者迷惑於事理，莫知所從，而猶豫不決，故癡「从疑」。

蓮池大師以為癡獸是宿生惡習，居三毒之一。眾生有這獸毒便終日陷於五慾六塵的迷惘中，因為在這癡病作祟下，心中猶如群蟲萬頭攢動，無法作主，只好任宿習作主，這就叫「任病而行」。蓮池大師釋云：「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是任病也。」世間那一朝、那一家，破敗滅亡不是由此？

世間法找不到醫獸術，出世間法卻有的是，但有一個起碼條件是：「肯醫」。佛家要去掉三毒的擾害，就得勤修「戒、定、慧」。要將「癡」這不慧醫成慧，必須由戒入手。「戒是無上菩提本，長養一切諸善根。」癡人若能攝心守戒，讓那意馬休馳，心猿罷跳。如此，不只因種竹而不俗，且真正體會到「抱貞心，分苦節」的樹德決心，而砥名礪行。果能受此佛法的醫獸術，才能真正成為出格之人，永離三界火宅的煎熬啊！

一 片 舌

古德云：「至人一片舌，是轉凡成聖的妙藥，說到極真極實處，不覺令人心如水洗。」

同樣是一片舌，至人用它來滌盪眾生的煩惱。想想你我，是如何來運用它的呢？

戰國時蘇秦與張儀，竭其所能，鼓其舌功，游說於列國之中，蕩蕩天下多少是非與爭戰，就在這區區三寸之間泛演開來。而世間的名利客，也無不充分展其舌鋒，以攀富貴權勢之巔。至於生死凡夫，亦終日聒聒，滔滔不絕，東長西短，此是彼非，口業盡虛空，竟不自覺。殊不知口乃患苦之門，禍累之始啊！

古大德又曾云：「文人口業，綺語獨多，他人刺心之事，偏能以談笑出之，在我之口頭愈快，在彼之抱恨愈深。每見慧業文人，往往貧窮徹骨，潦倒不堪，甚至反不如負販小民，得以稍安其衣食，豈必盡屬生前之故乎？苟能立心仁厚，常以隱惡揚善為懷，則口四惡業，不期寡而自寡矣！」

佛陀教導眾生，要遠離四種言語：

- 一、不樂說人及經典之過。
- 二、不輕慢他。
- 三、不讚他亦不毀他。
- 四、不生悲恨之心。

口能如此，則得安樂修攝其心。因此這片舌，必須謹慎防護，它是一切門戶之關鍵，薄地凡夫一切迷惑，多半由言語起，因此煩惱無邊。優曇大師有偈言：「道人來到道人家，一柱清香半盞茶，不說世間塵俗事，聲聲只讚白蓮花。」修道之人，如是善轉，則「口業莊嚴」矣！

容

賢

古人在從政為官的鑑言上，如是言道：

「凡媚嫉之人，不能容賢，總是我見之為累耳。有聞其名。雅相慕重。及至面前相對，便有一二事忍耐不過。積久愈成罅隙。故容遠賢易，容近賢難。容賤易；容貴難。容暫易，容久難。何也？氣相觸也，才相抵也。名相傾也，勢相軋也。而彼賢人，亦未能盡平心無我。交久以後，實見他有不足處，往昔慕德，已認為錯敬。今朝嫉賢，反覺為平心矣。夫是之謂不能容，彼實是消遣不下也。」

讀罷此段文字，捫拊己心，是否也有那過去十分仰慕的大德、法師、居士，現在竟覺得錯敬呢？是否也在相處過往中，彼此有一二事忍耐不過，有幾樁誤會未曾消釋，積久也就成為罅隙了？官鑑上要為官者「平日克己平情，挺身為國，於一切毀譽愛憎，纖毫不掛，方能為子孫、黎民造福。」想吾等學佛、學菩薩之修行人，在胸懷中，容納不了幾個賢人，又如何能容下廣大的芸芸眾生，為他們拔苦與樂呢？

「宰相肚裡能撐船」真正的大臣，他要寬宏大量，網羅賢才，讓他們發揮所長，才能成就大事，為民造福啊！

雪公曾言：「凡是人才都有脾氣，要成就好事，用人才，就要忍受人才的脾氣。」在這世間，要做成一件功德，絕非一人獨力所能，官鑑又云：「獨則無曜，競乃有功，古來名人，俱以相翼而成。」學佛之人，生死當前，爭寵奪權，毫無意義，若欲成就菩薩行業，更要容賢納眾，養就心中的一片春天，此事宰相能，佛子又有何不能？

再者，佛門有「六和敬」之說。此即凡修行人必須在身、口、意、戒、見、行等六方面，外同他善，內自謙卑，和敬共處，同修佛道。修行人果能心容賢才，和敬便不難矣！想想看：也許過去曾因「年輕氣盛」，壞了幾多大事？誤了幾多機宜？今而後在修行的路上，若是依然高舉慢幢，既憍且妒，那生死的根苗便永難拔脫矣！

擦 檯 布

慈舟法師說：「我常說出家人猶如擦檯布，給人家做佛事，求懺悔消罪過，好像是人家的檯子污穢了，我們要替人家擦洗乾淨，可要善擦，把人家檯子擦淨，我們用的擦檯布還不染污。不然的話，擦來擦去，別人的檯子雖然乾淨，我們的擦檯布也就穢污破亂不能用了。」

法師這段話是對出家人說的，而在家學佛之人，依然受用。華嚴經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發心菩薩因憫念無邊眾生，迷惑顛倒，酬業受苦，無有盡時，乃發大悲心，思與拔救。然而何以有「功德愈做，慢心愈長」的情形？又何以有「學佛一年，佛在眼前。學佛二年，佛在西天。學佛三年，佛化雲煙。」的譏誚語呢？想必是把擦檯布擦髒了，層層污垢，化成重重煩惱的緣故吧！

但是依世俗道理，「擦抬布」那有擦了別人的檯子，還不擦髒的？這就問到佛法的妙處來了。原來我們的心體猶如明珠，它的質地本自光明，不染塵垢；染歸不染，附著卻是有的，那附著的東西，不外五欲六塵，其實五欲六塵也不能自己來沾著，它是乘著妄想執著，來相沾著的，所以只要各人善用其心，隨時不忘覺照：為他人做佛事，求懺悔時，至誠懇切，心地清淨，妄想不生，但求仗佛力、法力，使人得實益，則人家的恭敬供養，於我如浮雲，對我的光明本性，焉能有所染呢？唐朝龐居士曾言：「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擦檯布果能到這地步，那就不論擦到多麼污穢的檯子，或擦過多少次，依然潔淨無損了。

法師苦口婆心的提昇拉拔佛弟子，以一塊擦檯布設諭，正可以讓許多退轉邊緣的憂苦眾生，領略道要，回心用功。而我們淨土行者，道理知道，功夫未到，更要時時提起佛號，以期杜絕妄想，復我本性。

一 念 升 沈

從前有位出家人，拿著一件虎皮，好玩的披在身上，假扮老虎模樣走在山徑間。路人看見了，以為猛虎出現，都驚慌失措的逃命，結果將行囊掉落在山路上，這出家人一時起了貪念，去撿取路人掉落的東西。怎知那身虎皮，竟牢牢的附著在出家人的身上。突然間，人變成了老虎，雖然心裏是清清楚楚的明白，自己是一個人。

出家人非常的懊惱，他變成這等模樣，根本不敢返回寺廟，可是在外久了，漸漸感到飢餓起來，後來，他餓慌了，不得已，便捕捉起狐狸、兔子、羊、狗等動物來裹腹充飢。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有一天，他捕捉到了一個人，將要吃的時候，他定神一看，所捕的人，竟然是一位出家人。一時之間，他百感交集，悔恨不已，乃至於放聲悲號，想到自己，原本也是出家人，只因一時好玩假扮老虎，那知弄假成真，今日竟假戲真做，幹起殺生吃人的勾當，他懺悔之極，將自己的身體，用力的在地上摔擲。很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摔擲之時，那身虎皮忽然脫身而墮地，出家人昂然的還復了人形。

這出家人，因有這段刻骨銘心的奇異遭遇，此後便穿著破衲，四處行乞，並徧參善知識，盡心盡力的辦道，後來成為一位很有成就的大德。

這故事是蓮池大師，在竹窗隨筆中收集的。整個過程令人毛骨悚然，其中的變化，只在一念的轉移，原來迷心起於惑海，六道的浮沉，就在這念起念落中頭出頭沒。經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要轉凡成聖的修行人，還真得在心術上下功夫！

三昧法水

印祖云：「瞋心乃宿世之習性，今作我已死想，任彼刀割香塗，于我無干，所有不順心之境，作已死想，則便無可起瞋矣。此即如來所傳之三昧法水，普洗一切眾生之結業者。」

時值澆漓末世，人心陷溺，人我之間，動輒爭強鬥勝。你罵我一句，我要頂回一句；你擊我一掌，我要還你一拳；你捅我一刀，我要射你一槍；誰也不讓誰。張眼瞧瞧路上來來往往的人群，多半是茫然、緊張、扭曲的臉孔。不快樂的人們啊！只因逆情不順心的境界，無時無刻不在侵擾著心靈。整個有情世間，一團昏惑，修行其中，往往不能倖免。

終日諸多煎迫，瞋心油然興起，「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善根因瞋而壞滅，煩惱因瞋而熾盛，如何了脫生死？印祖因此為吾等開出三昧法水——「作我已死想」。是啊！我已死了，命都休了，還有什麼好計較？死人永遠不會還口與還手，縱是刀割香塗，對於死者，原本無關痛癢，於是乎瞋恚止歇，惡根消滅，修行工夫就如此增進了。

三昧即是正定，薄地凡夫從無始已來，心常不直，障蔽正道，故而喪失智慧之命，尤其瞋怒時，必然忘失正念，燒燬功德之林。行者念此，果能正心行處，息慮凝心，心定於一，即得三昧法水，洗滌一切煩惱塵垢。

橫逆之來，正足以考驗平日涵養，若勃然大怒，不可制止，這般模樣，又與不修行人有何差別？吾等眾生，要離煩惱舍宅，三界塵網，自當敬服祖師所示之妙藥良方。

依 林 傳 樹

在世間法上，要進德修業，必須依附良師益友切磋琢磨，才得以進步增長。否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修學出世間法，何嘗不是如此？

《大智度論》上說：「新發意菩薩，機解軟弱，雖言發心，多願生淨土。」何以如此呢？譬如嬰兒，如果不在父母身旁，接受養育照顧，便可能墮院落井，或受火蛇等災難，再不也會因缺乏乳水而死。所以必得靠父母摩洗養育，方能長大成人，才能紹繼家業。菩薩亦然，若能發菩提心，大多願生淨土，親近諸佛，增長法身，方能匡紹菩薩家業，救度無邊眾生。

讀過論文，印證世事，年紀愈長，愈能體會娑婆世間，果真猶如火宅，千緣糾纏，百苦交煎。雖欲學佛，稍稍發心，即魔擾障現，小小善根，霎時便被摧毀殆盡，尺進而丈退，如何還能嘗深法味，得諸三昧？因此先聖有言：「未得不退轉位，不可混俗度生。未得無生法忍，要須常不離佛，譬如嬰兒，常不離母，又如弱羽，只可傳枝。」

啊！鳥子翅翹未長成，不可強迫牠往高處飛翔。必須先依附著樹枝，靠林木來相扶持，等羽翅長硬了，有力了，才可以離捨樹林，翱翔高空，所以吾等佛子，個個先當志求往生西方。即從此時，早備資糧，一念彌陀，緊守不放，臨終成就，寄質蓮邦，一旦見現在佛，自然根器猛利，速證無生，然後就如鵝入於水，水不能濕，再返娑婆，便無退轉之虞，這，才是最穩當，最便捷的修行方法啊！



命 在 呼 吸 間

佛陀問一弟子：「人命在幾間？」

弟子答道：「在數日之間。」

佛陀言：「你尚未悟道。」

佛陀又問另一位弟子：「人命在幾間？」

弟子答言：「在飯食之間。」

佛陀言：「你尚未悟道。」

佛陀再問一位弟子：「人命在幾間？」

弟子回道：「在呼吸之間。」

佛陀言：「善哉！你已經悟道了。」

佛陀告諭世人，「人命在呼吸之間。」然而生死凡夫，無不貪生怕死，平素更是諱言「死」字。而印祖偏偏在自己的關房上寫上斗大的「死」字，以為自勵，並書道：「學道之人，念念不忘此字，則道業自成。」又言：「求生西方者，不可怕死，若今日即死，即今日生西方。」聞得此言，不妨反問：「你我怕死嗎？」對「死」已做了多少準備？當下呼吸之間就撒手往生，你我放得下嗎？

眾生對這世間，有太多的牽掛與眷戀，對凡情難以割捨，更錯誤地認為來日方長，萬樂無疆，於是終日打混空過，虛生浪死。那知吸氣雖存、呼氣難保。生死大事，若不及早預辦，想臨時再修，屆時恐為業力所奪，難以作主。要知佛陀視王侯之位，如過隙塵；視金玉之寶，如瓦礫；視紈素之服，如敝帛。既為佛弟子，即當學佛心與佛行，更當學佛陀的覺悟——「人命在呼吸之間。」一息不來，無所依怙，值此末法，唯有仰賴彌陀的慈悲接引，方得永超生死，你我優游凡夫，焉得不時時做好往生的準備？



除 妄 求 一

時光易逝，人易老。人們終日吃飽了一餐，就等著下一餐。稍有閒暇，便受三毒鼓動，虛妄的心，緊緊的攀緣著六塵，在顛倒的狂海中，隨著業風起浪興波，如是日日年年，生生世世，不知造了多少三途惡因，自己卻都莫明所以，稍嚐業報，總是怨天尤人，哀聲嘆氣，這時節誰肯平心自省，過去多少歲月，是否在妄想及口舌是非間滑溜而過？

夢東禪師云：「衲僧三百六十骨節，在在撐天拄地。道人八萬四千毛孔，一一徹古通今。」何等高潔的風骨啊！試想：一尊迴脫塵氣的行者，他昂立於高峰之巔，迎風遠眺，以撐天拄地，徹古通今而自期許。原來一代的高僧，是以這般志節異於凡俗的啊！

終日在芝麻綠豆般的妄念中過活，只會使人氣格卑下，尤其在人我是非中計較，神色焉得不枯澀灰敗？如是渾渾噩噩，美名曰修行，終是如印祖所云：「將超凡入聖，消除惑業，成就淨念，作口頭活計。」而已，未從心底連根放下，工夫永遠無法增長，習氣永遠無法斷除。雪公曾云：「人即便活到七十歲，亦無樂可言。何以？因十五歲以前及六十五歲以後，這二十年，可說神昧神昏，剩餘五十年，除去夜晚一半，僅剩廿五年，而這廿五年，又以逆境居多。」仔細思量，可以念佛修行的時日，能有多少？更何況不是每個人都可活到七十歲，若不當下痛加警醒：命在呼吸之間哦！即便提起正念，預備往生，只恐來路茫茫，三途有分。

啊！障在吾人眼前的這片陰霾，一日不剪除，歷生累劫將永遠不得安寧，世俗的恩恩怨怨，常是往生的障礙，雪公不是曾說過：「愛恩仇怨俱是魔現。」你我淨土行人，當以力除妄念，志求一心，普勸念佛，同生蓮邦為此生最重要的願力與目標。

裝點速朽之具

「林太太，阿彌陀佛！怎麼好久沒看到妳來念佛啊！」

「唉呀！好慚愧！最近忙著搬家，兒子要娶媳婦，春假又要出國一趟，再加上三餐，買菜煮飯，整天忙得團團轉，抽不出一點時間來拜佛念佛！唉呀！真慚愧！」

「喔！那住在忠孝路的張太太，怎麼也好久沒看到來聽經呢？」

「她呀！過年我們才一起去日本。她也是不得閒，每天陪老伴到公園運動散步。接著去買菜，七點半，二位孫兒就按時送來。媳婦的二歲，女兒的五歲。帶了女兒的，媳婦的就不好意思推辭。小兒子又要考大學，晚上都陪兒子在家。她那有時間出來聽經哪？」

好忙啊！現代人都被「忙」捆綁得不能喘息。年輕的忙上班，忙養兒育女。年老的忙算計兒孫，忙三餐料理，忙出國應酬，忙養身保健……。「念佛」一事，一再順延，好似是忙完世情之後，才要解決處理的事。

是這樣嗎？在生命流程中，你要如何將「了生脫死」這件大事定位呢？

禪林寶訓筆說上言：「衲僧家，宜其念念在道，如救頭然，豈有閑工夫去裝點著速朽之具？」出家人要念念在道，在家人又有何本錢念念在世間凡情上呢？

王龍舒居士亦云：「千般裝點只為半寸之眼，百種音樂只為一豆之耳，沈檀腦麝，只為兩竅之鼻，食前方丈只為三寸之舌，妙麗嬌嬈，只為臭腐之身，隨順迎逢，只為縱恣之意，若能識破此理，便是無煩惱快樂之人。」

啊！歷劫虛生浪死的孤苦眾生啊！念佛修道豈可一再延宕懈怠，這臭皮囊畢竟是速朽之具，猶如風中殘燈，隨將熄滅，您怎能不驚不懼呢？



克己作聖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電視廣告如是說。

凡夫眾生的慾望無窮無盡，生此俗世，果真能：「只要我喜歡，什麼都可以嗎？」在滔滔的慾海狂流中，有多少人因縱慾而家破人亡？！在庸庸碌碌的功利社會中，有多少人因禁不住誘惑而身敗名裂？！太多的例子，活鮮鮮地發生在我們的周遭，那一念的差池，像看不見的魔掌，擄奪了許許多多無知的眾生。

果真是：「冥冥隨物去，渺渺不知歸」啊！我們的念頭，如果都順著心意去發展，那將永遠是煩惱無邊的憂苦眾生。想怠惰就找藉口自我原諒，見美衣美食，就一心一意地想佔有享用。掩耳盜鈴，自欺欺人，想想看，其後果將會如何呢？

克制自己的私慾，這是聖人的用功處，也是聖凡的差異處。孔子喻顏淵：「克己復禮為仁。」儒家以禮來規範自己，佛家更直視戒律為解脫。若未能約束身口意、直至心中的私慾去除得乾乾淨淨，豈得迴脫根塵，靈光獨耀？所以道宣律師才有：「心若清淨，令眾生界淨，眾生既淨，則佛土淨。始除煩惱，令戒清淨，戒既完具，定復清淨，以戒定淨，令智慧淨。」的教誡。

可見要轉凡成聖，絕非隨意便成；要發願往生，更是少不得克己自修。
雪公佛七開示偈云：

「願我臨終無障礙，平時惟有勤持戒。」

欲將寶器盛醍醐，不洗灰塵空敗壞。」

要臨終無障礙，這放縱嗜欲，貪染六塵的習氣，還真需要依持戒力。一克去，克除盡淨，那時要說：「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也就成為真正自在的話語了。



魚子菴摩羅華

「魚子、菴摩羅花」，是佛學常用的譬喻。用來比擬因多果少之情狀。因為母魚每一產卵，均數千上萬，但真正成魚者寥寥可數。菴摩羅花，是印度果樹，它每一開花，都十分繁茂，然能結熟成果的亦少之又少。

菩薩發大心與魚子、菴摩羅花，三件事情情況相同。此話怎說呢？菩薩有二種，一是久修行菩薩道，已得無生忍者，此種菩薩不在此列。一是初發心凡夫菩薩，行淺根弱，縱發心猛烈，然五濁惡世，百苦相纏，一觸染累，便尺進丈退，猶如魚子難長，菴羅少熟一般，甚難成就。

然則如何克服逆緣呢？四明尊者言：「若求生安養，即於薄地能藉勝緣，纔獲往生，永無退轉。」要知自利之行，是利他行本。本若不固，末亦不堅。是以吾等行者，先須願生淨土長養菩薩菩提根芽，令使堅牢。如此縱遇惡緣亦無退轉，亦可離斯淨土還生娑婆，救攝無始沉淪有緣父母、六親眷屬、朋友知識、法界含靈。

往生西方極樂淨土，須備信、願、行三資糧，此乃眾所周知。平素亦須深植善根、福德，才得以往生彼國。佛說：「修一善心，破百種惡，如少金剛能壞須彌。」若以少善，要求往生淨土亦難。孤山法師彌陀西資鈔曰：「觀世人，為善心輕，為惡心重，何以得生淨土？請以現事驗之：對佛像則不如接大賓之恭謹。學經法則不如求財利之勤劬。毀他則氣麤言滑，讚彼則氣緩語澀。或以我惡之則覆善揚惡，我好之則掩短美長。或為積惡而怒他私說，或作微善恨人不知。於惡事則陰費千金亦能噤口。施善人則方營一食，便自矜功。凡此用心方沈惡趣，欲以少善而求生淨土者，難乎哉！」

佛法是心法，若能依教奉行，念念省察，志求西方，六祖大師云：「若能鑽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反之，不正心術，虛浮裝點，不存實力，乃是惑業種子，終究是魚子、菴摩羅花。



鴨 半 月 七

我們居身在一個物慾大競賽的時代裏。每當晚霞褪盡，月華初上時，大街上，小巷中，五顏六色的霓虹燈，便開始爭奇鬥艷地擠眉弄眼，招攬路人。精心設計的櫥窗，更是琳琅滿目，令人流連忘返。行經這個花花世界，如何才能不接受引誘，不被聲色狂流所淹沒呢？

「欣羨極樂，厭離娑婆」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必備條件。然而紅塵綺麗，鎮日遊走於精品細軟中，許多人會說：「娑婆世界也不錯啊！能享受就要及時行樂啊！」甚至有人以：「人不輕狂枉少年！」相誇耀，這正應了台灣的一句俗諺：「七月半的鴨仔，不知死活。」啊！啊！啊！芸芸眾生正是像那七月半的鴨仔一樣，不知這日習俗上正是大宰生靈，普渡孤魂野鬼的日子，馬上就要被趕去宰了，還活活爭食，沈緬於當前的美味中。

禪關策進云：「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臘月三十日到來，只落得手忙腳亂。何況前路茫茫，隨業受報，正是要緊事在，這箇是生死報境。若論生死業根，即今一念隨聲逐色，使得七顛八倒者便是。由是佛祖，運大慈悲，或教爾參禪，或教爾念佛，令汝掃除妄念，認取本來面目，做爾灑灑落落大解脫漢。」

七月半鴨仔，被宰殺時，只能呀呀叫，隨業受報。而修行淨業的人，怎能任時光流逝，一再蹉跎？王龍舒居士也說：「凡貪種種外物以奉其身者，皆是死物上作活計也。世人雖未能免此，當於營生奉身之中，擲頃刻之暇，迴光自照，以留心於淨土，乃活物上作活計也。且如汲汲營生，雖致富如石崇，貴極一品，終有數盡之期，豈若淨土之無盡也。」

古德先賢語之諄諄，句句要吾等莫貪著世情，否則心水一動，淨境即失。往生之時，割捨不下，便難出三界矣！印祖云：「厭之之心愈切，則修之之心愈力，修之之心愈力，則證之之益愈大矣。」七月半鴨仔的我們，可以猛醒了！



勤 行 勝 業

「佛常晝三時夜三時，以佛眼遍觀眾生，誰可種善根？」畢竟誰可種善根呢？僧家定時於佛前讀經禮拜，稱為勤行。原來修行人心中有一股勇悍精進不懈的力量，那就是勤。在應精勤修行之時，不找藉口懈怠，依然鼓起精神，全力以赴，這正是佛陀所肯定，可種善根之人。

古德言：「沒有天生的釋迦，自然的彌陀。」聖賢的一切成就，亦是一步步勤行積累而成。世人往往欣羨花團錦簇的盛況，而忽略了「栽培剪伐須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的事實。殊不知人居凡夫地，根本無明，念念熏染，觸境生情，於不覺不知中，一時念起，便陷於人我之中，生出幾多嫉妒貪瞋，構成無數煩惱是非，喪了道，亡了本。反之，若能時時勤行勝業，煩惱起時，便能頻頻覺察，修遠離行，力戒三毒，堅固善心，則本固而道生矣！

曾文正公云：「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此正是何以眾生累劫沈淪生死，而無法自拔的原因之一。然而「道在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這夙世好逸惡勞的穢濁氣，一天不除，是超脫無望的。

大智論曰：「菩薩自念，我不應如諸餘人，常隨生死水流，我當逆流以求盡源，入泥洹道。一切凡夫，侵至則瞋，益至則喜，怖至則畏。我為菩薩，不可如彼。雖未斷結，當自抑制，修行忍辱。惱害不瞋，敬養不喜。眾苦艱難，不應怖畏，當為眾生，興大悲心。」果能如是鼓動勇悍之力，勤行施戒忍辱，則煩惱塵塵解脫，就路還家，佛道那怕不成呢！



糞 掃 衣

「糞掃」台語是垃圾的意思。糞掃衣也就是取里巷中，人們委棄的舊衣，將它淨浣而成的衣服。這樣的衣服是誰穿的呢？這是比丘所穿的衲衣。出家行者著此糞掃衣，希望如衣抖擻塵垢，割捨貪染，離諸滯著。

修行就是要將身心修練得清淨光明，「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這果地的成就，是要靠因地的力行啊！然而末法眾生，神識飛颺，心粗境細，再加上外緣勾牽，要如何達到息慮凝心，靈光獨耀呢？

所以菩薩日夜都藉著行、住、坐、臥來調伏造惡之心。譬如忍行坐之苦、非時不臥、非時不住等。如此各有儀則，在纏之心，才能染緣日漸鬆脫，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條條整肅，萬德莊嚴便指日可望了。

而頭陀行者亦是藉食、衣、住、行來整飭身心，離障除垢。著糞掃衣便是頭陀行之一，將對物慾的需求，減至最低，遊心就無緣揀擇貪求，耗神損志。

明朝袁了凡先生，命中無子，後得雲谷禪師指點迷津，積極行善，改變命運，於晚年竟得一子。孩子幼時，冬天僕人為製絲襖禦寒，夫人得知，馬上命人將絲襖換成棉襖，並將所餘，施與貧寒人家，言為子惜福。古云：「惜食、惜衣，非為惜財，緣惜福。」惜衣可種福田，行者終日穿著糞掃衣，其所獲之無邊勝福，便可想而知了。

想想世間之人，終日在吃飯穿衣上，起多少的計度分別，食要味好色香，穿要料好合身。吃吃穿穿，穿穿吃吃，放不下這身心世界，一輩子披金戴銀。終究還是生死凡夫。禪僧以糞掃衣抖却煩惱，正是用功之處啊！

人中畜

慈舟大師云：「愚癡墮畜生道，因為愚癡人別的不懂，還有一點知識，即是貪食貪淫，為熟習氣，不學即知。人中只知貪食貪淫，是人中之畜，與禽獸相去幾希？」

嘗聞長輩對事理不明、人倫不分的晚輩呵斥道：「你這畜生！」或言：「你比畜生還不如！」唉！不是四條腿的，才叫畜生，「人」當中竟也有畜生。畜生之名，誰也不願承當，卻偏偏有很多人造畜生業，學畜生行，這是整個時代的大業障啊！

怎麼說呢？「貪食」「貪淫」，這不是現今人們最為流行的兩大時尚嗎？滿街的燈紅酒綠，四鄰的餐館林立，如果不是眾生喜歡，它們怎會如雨後春筍般，橫霸大街小巷呢？至於誨淫的歌曲、影帶，更是深入民間，傳送到家家戶戶，熏染著男男女女。

雪公老師曾言：「糞坑中的蛆，你將牠洗乾淨，再灑上蜜絲佛陀，牠還是要往糞堆裏攢，不信你試試！」看看這習氣牽引的力量有多大啊！蛆與臭氣相應，而貪食貪淫的人，那會不與畜生道相應呢！

愚癡的眾生，心神昏惑，於一切事理迷惑妄取，起諸邪行。看那街頭野狗，不分母子兄妹，當街行淫。卻也有人為尋歡作樂，枉顧夫妻道義、本份職責而縱慾偷情。這低等動物寡廉鮮恥的行徑，已籠罩瀰漫於人的社會中。身為佛子的，可要在共中求其不共啊！

想想古德辭朝貴招宴偈云：「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凡貪酒席、講排場者，實應吟詠再三。

再想想印光大師的教誨：「色則縱對如花如玉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縱是娼妓，亦作是想，生憐憫心、生度脫心，則無見美色而動慾之煩惱。」

習氣的熏染，常在於不知不覺中，好比身處鮑肆，久而不聞其臭一般，身在大染缸，稍不留神，便與之俱黑，不能自己。祖師大德的身教、言教，歷歷在目，願吾等銘記於心，時時以之滌瑕蕩穢才好。



砥 柱 山

在中國大陸，從青海省巴顏喀喇山開始，浩浩蕩蕩，行經九省，總長有四千六百多公里的黃河。它因上游流經沙漠高原，河水乃挾帶著大量黃沙，經常氾濫成災，而在流經山西省南接河南省之際，滾滾波濤中，卻高高聳立著一座山頭，它宛若一位大巨人，屹立在澎湃、洶湧、混濁的河水中。千百年來，這座山一直兀岸無懼地抵擋著由巴顏喀喇山上，直奔而下的黃沙巨河。人們為這座山取名叫砥柱山。正因它如處身混濁俗世中，能夠堅守原則，負重任，守節操的高尚君子。

中流砥柱之士，不隨波逐流，他是非分明，信念堅定，決不屈節。他是頂天立地，磊落光明，可堪流芳萬古，媲美日月的硬朗好漢。一國之中，有數人如此，便足以力挽狂瀾，振衰啟弊。雪公在釋棕樹一詩中云：「有志之士，不畏坎坷，雖遇患難橫逆，反更振奮有為。其骨始見嶙峋，其氣始見洋溢，不屈不移，自有其概。」這氣概，正氣歌中也曾提出，叫「時窮節乃現」。中流砥柱之士，在太平盛世，與人無異，一旦遭逢亂世危難，他必挺身而出，為國排難解憂，為民驅邪除凶，他是國家的希望，眾生的甘泉！

這砥柱山，我們每位佛教徒都要將它移駐心頭。雪公云：「自古以來，求道之難處，皆為五慾六塵守不住。要守住很不容易啊！這須真正遇上了才知道。世上是有坐懷不亂的人，但沒有全如此。」守不守得住？全看砥柱山的砥石堅不堅牢，混混濁世浪淘淘，守不住，就得千年萬世，三途六道來回走好幾遭哪！



枯魚過河泣

古詩有一首枯魚詩云：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鱖，相教慎出入。」

這詩是說有一條已被曬乾了的魚，在被運到別處去時，路過牠從前住慣的小河川，想起生前的不慎，被漁夫捉住，以致變成今天的模樣，於是不禁痛哭，並且寫信叮囑頭小腹闊、扁身細鱗的魴魚及鱖魚，教牠們要謹慎出入，不要步向自己的後塵。

想想我們凡夫俗子，不也經常在事過境遷後，才像枯魚般的悔不當初嗎？

唉！唉！多少刀山上獄囚、油鍋邊罪犯，多少孤魂野鬼、飛禽走獸，他們不也是像枯魚般地在生死苦海中，發出一封封的悔恨告白嗎？

如果你是那魴魚、鱖魚，在收到枯魚的警語後，會更加小心謹慎，抑或是依然故我，充耳不聞呢？

四明尊者言：「報得命光其猶風燭，一息不至，三塗現前，何得自寬，不思來報？」要知我們現存的一小盞命光，是何其脆弱啊！它就像風中的殘燭，瞬息即滅！我們怎能像那下劣凡夫，貪著鹿弊色聲，甘心流浪生死，不求出離呢？

歇 手 止 戈

慈舟大師說：「就『我』字分析講，一邊是手，一邊是戈，手裡拿著戈，不自殺，便要殺他，所以誰將我當為我，即是鬧著鬼。」

的確，天下多少煩惱紛爭，干戈災禍，正因這「我」字而起。秦始皇為我命綿長，四處尋求長生不老丹；為我權鞏固，乃焚書坑儒，殺人無數，這即是因「我」而到處砍斫傷人啊！而另一方面，受害者也千方百計伺機復仇，使害人者時受威脅不得安枕。這一番你來我往，糾纏不清的恩恩怨怨中，到底有幾人能真正體會到「我」的迫害性與殺傷性呢？

我們在觀賞「動物奇觀」影片當中，常看到很多動物一旦找到固定安住場所時，便會用牠們特定的聲音及動作，宣告周遭同類，這是「我」的地盤，不准侵犯。譬如「公雞」牠會昂頭展翅在牠的屬地上走上一遭，以顯神威，接著便飛到較高處，隨時為保護「我」的地盤，而與入侵者打拚爭鬥。看到這些舉動，大多數的人都會覺得好笑。可是我們人類呢？不也終日在我貪、我癡、我見、我慢中，與人鬥爭，與自己過不去嗎？佛法上說，生、老、病、死、五陰熾盛，莫不因「我」而有。果能破除我執，斷了分段生死，至少可以不受胎輪迴之苦。而破法執，了變易生死，圓證佛果，豈不也須建立在破除這個「我」的基礎上嗎？

慈舟大師曾說一個故事：

從前有個國師，常為皇帝所親近，宰相見狀，心生嫌嫉，然不敢說。一日，宰相看見普門品中說有「漂墮羅刹鬼國」句，就去玩弄國師，問怎樣叫做「漂墮羅刹鬼國」？國師就將宰相名字喊了一聲，那宰相，位居極品，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向來驕慢成性，豈容人指名稱姓的呼喚，因此勃然變色。國師說：

「宰相啊！此時就叫做『漂墮羅刹鬼國』。」

一念十法界，正是如此啊！生死凡夫妄計五蘊假合之身為我，妄執身外之萬物為我所有，因之引生無邊煩惱，廣造種種罪業。這一念惡心乍生就墮到「羅刹鬼國」裡去。我等佛子能不心生警惕嗎？反之能夠放下手中之戈，了知四大假合，五蘊無我，再不執著。進一步借假修真，轉煩惱為菩提，一念便入佛、菩薩法界。所以，在修行路上，這「我」，必得要從起心動念處徹底割捨啊！

口 頭 三 昧

「阿彌陀佛，林師姑生病了，您知道嗎？」

「啊！不知道，她發什麼病呢？」

「她！她好像得了老人癡呆症，什麼事都迷迷糊糊，攪不清楚，連念佛都不會念了！」

「唉呀！怎會這樣呢？」

「這說來我們都要十分警惕啊！」

「怎麼說？」

「這林師姑多年來在道場中一直都十分活躍，對教內的新聞動態也都耳熟能詳，倒背如流。可是每當要念佛時，她就來了障礙，不是頭痛、喉嚨痛，就是打瞌睡，念不出聲。要拜佛時，就腰痠，膝痛地拜不下去。可是說來奇怪，一步出佛堂，即精神飽滿，口若懸河，細聽內容，總不外人人我我、股票兒孫等等，真可謂五味雜陳，百事靈通。如今老病來了，叫她念佛，她眼神呆滯，茫然無知，您說這不可怕？」

相信這樣的人，各個道場都有，他們有善根想親近佛法，一心想博得真實修行的美名，卻終日飄飄浮浮，在各道場中打混過日。他們心外求法，以為天天穿梭道場就是精進修行，而不知往自己身、口、意上約束檢點。至於念佛的功夫，也不踏實，悠悠忽忽，有口無心。待得無常一到，就慌慌亂亂不知所措。再不幸得了老人癡呆症，連佛號都忘得一乾二淨，這對一位多年奔走道場的修行人，是何等可悲的事？

印祖云：「信不真，靠不定，即深通宗教，亦只是口頭三昧，欲以此口頭三昧了生死，真同欲以畫餅充飢，必致途窮深悔，而毫無裨益。」

唉！修行的路，是偷工減料不得的。「因地不真，果招紆曲。」修行多年之人，已不能只在進出道場的頻繁上自我滿足，更應在細微的起心動念處，時時觀省，在在克制。就像打鐵，燒燒錘錘，去些渣滓，就去些習氣。數數入火，數數錘打，久而久之，自然成材成器。如此下力，始能去蕪存菁，真正嘗到三昧法味。

救 命 金 丹

殺、盜、淫、妄、酒是佛法的根本大戒，細思其共通性，都是以不擾害眾生，不為他人帶來煩惱為精神。又在八關齋戒中，除此五戒外，尚有不坐臥廣大床，不著香鬘瓔珞，不習歌舞戲樂等三戒，這三戒再加上不食非時食的齋法，都是針對個人的慾望享受，而加以克制。而八關齋是佛戒，能持此戒者，得諸天稱慶。想想：這對人的慈悲不害，對己的遠離雜染，正是佛陀的本懷啊！

戒字小篆為「𡇗」，說文言兩手舉戈為戒。即雙手持戈以警不虞之意。學佛之人，防意如城，為了制心，平素就須像防盜賊入城般的嚴加警備，為什麼呢？唯識學上言：「一胎兄弟有八個，一個伶俐一個呆，五個門前做買賣，一個在家把帳開。」這在家把帳開的幕後老大，正是第六識——意識。它在家中盤算，指揮著眼、耳、鼻、舌、身等五識，讓這五兄弟在五根門頭，忙碌著做買賣，自己則安然坐收成果，把六塵境界一一盤點開來。而俗言道「擒賊先擒王」，若能以此下手，首腦受制了，其他嘍囉又豈敢囂張？至於要如何將放縱不拘的意馬，馴成稀世的寶駒呢？這就要高舉戒鞭，如法調伏了。

身、口、意三業中，意是造業的源頭，身、口是造業的工具。普賢行願品云：「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想吾輩生死凡夫，累劫來所造的惡業是如此繁多，若還不覺悟懺悔，那麼等量的惡報，正虎視眈眈地等待酬償哩！

慈舟大師云：「持戒確是救我們法身慧命的金丹，如果覺得生死有趣味，那就是魔子魔孫。」一番提醒，一番用心。學佛之人果能隨時覺悟不擾害一切眾生，再以遠離雜染來嚴飾身心，這持戒豈不是正如吞服救命金丹，使我法身慧命長存的妙法嗎？

如 來 使

凡發心上弘佛道，下化眾生者，都是如來的使者。如來使者不但上承如來旨意，並且還要傳達如來的諭令，身負此任務者，有三條軌範，必須時時遵守，那三軌呢？

寶靜大師云：「既為如來使，當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如是乃能弘法，方成大利，否則三軌有虧。」

如來住的是怎樣的屋宅呢？如來的屋宅是以大慈為屋瓦，以大悲為牆基，凡住此宅中，時時均以慈心悲腸來為眾生拔苦與樂。如來的使者，當知世間生死凡夫，障深慧淺，故惟有低眉垂憐，委屈求全，再加以種種化導，循循善誘，方足以引入佛道，助其解脫。所以慈悲心是如來使者，首要具備的條件。

再者，如來是穿怎樣的衣服呢？如來身上披著的是柔和的忍辱衣，凡穿上此衣，任憑世間橫逆譏毀如何摧損，都能逆來順受，不會被激惱而暴怒。如來使者，心中一片柔和，故隨時能夠安忍外境所加之於身的憂苦逼迫，而不起瞋恨惱怒之意。這柔和忍辱心，正是如來使須具備的第二要件。

而如來座又是怎樣的座椅呢？如來座是一切法空座。如來使者須了知一切諸法本來空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身心世界，因緣生滅，故那人我非？法幢雖舉，亦不過只是水月道場，空華佛事，何能常住？所以無喜無憂，無得無失，故能坐此法空之座，則心中坦蕩蕩，隨緣做佛事，而不執著高踞。所以坐法空座乃如來使所應具備的第三要件。

「慈室生一切善，忍衣遮一切惡，空座亡一切相。」如來使，能夠具此三軌，始足以上弘下化，自利利人，堪擔如來家業。

般 若 峰

美國西部有一地處，專門提供給現代人體驗拓荒生活，很多人前往參與。有個人，大清早就起床伐木墾地，他非常賣力地工作，一天下來，共伐了二十棵樹，歇工後，他想，明天我要再早點起床，要伐比今天更多的樹木。次晨，他果然比昨日更早上工，同樣十分賣力地工作，可是等到收工時算算，卻只伐了十八棵樹，他心中十分懊惱，心想：「怎會如此呢？」第三天，他決定比第二天更早起工作，可是一天下來，卻只砍了十四棵樹。第四天也一樣，成績非但沒有突破，反而每況愈下，他沮喪極了，於是請教指導員：「到底問題出在那裏？」有經驗的指導員說：「你的問題，主要是斧頭鈍了。」

伐木者斧頭鈍了，再怎麼賣力也是事倍功半。而學佛之人，每個人心中也都有一把慧劍，它專門伐無明草與煩惱樹，然而時日一久，很多人都忘了檢審心中的慧劍是否鋒利如昔？而任無明草滋生蔓延，煩惱樹枝桠橫竄。這在佛家言，就是退轉了。

修法中有法忍，也就是要將心安忍於佛法上，對非凡夫所能理解的諦理，能夠深信不惑，如此時日一久，由安忍而生根生力，便可脫胎換骨，漸入聖境。這法忍的力量，就像栽種樹苗，先固定在土中，不去搖動它，根才會慢慢長出來，待到根往深處紮穩了，枝葉就自然繁茂，進而開花、結果。否則忍力不足，朝三暮四，身心常隨財色名利而轉，雖然初發心很勇猛，功夫終究難以練就。

善導大師之般舟讚曰：「門門不同八萬四，為滅無明果業因，利劍即是彌陀號，一聲稱念罪皆除。」淨土法門的利劍，就是阿彌陀佛的聖號，如果你早晚念佛定課懈怠了，生死煩惱的種子滋生了，貪戀塵境，怒火不熄，癡迷凡情……八成是利劍鈍了，這時再不往內審視，亮出般若鋒、金剛焰的寶劍，那就只有像伐木者一般，空費氣力，虛浪一生，而致萬劫沈淪了。

恩

佛

昔日，雪公老師晚年與諸生共聚而談。

雪公言道：

「你們想想，何以我晚年，每要辦一件事，人力、財力馬上得以順利具足？」

「老師！因為您有睿智，辦事有方法。」

「我早年也是這麼辦事，怎麼不這麼順利呢？」師言。

「這……」

「哦！老師！因為您德高望重，所以一呼百應，事情就完成了。」

「唉！都不是，這都是蒙佛感應加被之恩啊！」

佛恩！多少人在順境中，會想到是佛加被之恩呢？而雪公——一位年近百齡之長者，行遍大江南北，經歷過多少國事天下事的人，在順境中，竟把一切都歸於佛恩。

想想你我，在順境中，那一次沒有沾沾自喜，得意忘形？反之在逆境中，又那一次不責怪佛陀不靈，菩薩不祐？我們佛教徒，吃了幾年齋，持了幾條戒，布施了些許銀兩，便指望得到永世的吉祥太平，而忘了宿世所造無量無邊，盡虛空不能容受的罪孽。啊！太貪心了吧！我們何不想想一次又一次的困逆，正也是佛菩薩加被，轉重報而成輕受的啊！

印祖曾說，佛菩薩常在一一切眾生起心動念處，顯大神通，演說妙法，無奈眾生迷背錯過，辜負慈恩，倘能常念佛菩薩名號，自于一切時，一切處，常蒙覆被矣！

佛菩薩或明或暗的加被我們修行人，明的我們能夠警覺到，暗的則被庇祐得不知不覺。守五戒的人，更是隨時有二十五位善神，常護其身。所以徹悟禪師言：「我造業時，佛則警覺我。我受苦時，佛則拔濟我。我歸命時，佛則攝受我。我修行時，佛則加被我。」佛於眾生之深恩重德，雖天地之高厚，也不足以比擬。吾等唯有竭力精修，盡報歸誠，拚命念佛而已，又怎忍再說什麼呢？

有力大人

「無力感」是時下一般人常發的慨嘆。師長、父母對桀驁不馴的孩童有無力感；警察對層出不窮的罪犯有無力感；醫生對病入膏肓，難以回天的病人有無力感；司機對壅塞的車潮有無力感。這無力感令人束手無策，招架無力，是心力最覺洩氣的感覺。

而在佛法上，卻有一種人被尊為「有力大人」，是什麼樣的人呢？就是能行忍辱的修行人。這樣的人，他絕不向外張牙舞爪地大顯威風，而只是在內忍受外來八風的逼迫。忍能轉無力為有力，忍能成就原本不能成就的事業。

其實不論世間法或出世間法，「忍」都是邁向成功的不二法門。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甚至如那練武的俠客，亦是時時刻刻以「忍」來淬礪身心，以期武功超凡，成為武林盟主。至於修出世法的人，如果不能歡喜忍受惡罵殘害乃至心靈的茶毒，像飲甘露一般，便不能稱為入道之人。因為無量功德，忍辱第一，瞋恚之害，毀壞一切善法，瞋心則甚於猛火，稍不防護，所有功德便會喪失殆盡。所以一位修道之人，除了要能忍有情眾生的瞋罵捶打等凌辱外，還要能忍無情世界的風、雨、飢、渴、老、病等禍害。故俗云：「忍字頭上一把刀，爭強鬥勝起風濤，若能涵養怒中氣，理得心安品自高。」

一個人，因著耐怨害，安受苦的訓練，他便漸漸地能以心力主宰自己，進一步修道時，也能耐著性子忍受繁瑣的步驟，或體察深法的微細。如此由忍生定而產生的智慧力，讓人安忍於真理，而不起煩惱。之後，這股令人神清氣朗的智慧力，便能像明燈一般，察照事理，破除迷惑，變成無入而不自得的「有力大人」。



起 響 槌 健

健槌響起，如來弟子，盡當雲集，聲聲入心，念念彌陀，冰消妄念，永息苦輪。

這健槌是修行人打「妄念」活「法身」的用功方法。吾等眾生，因無始以來未曾用功，故雜念紛飛，迷惑顛倒，今生得聞佛法，再不用功，盡未來際，便依然惑海沈淪，了無出期。

慈舟大師云：「功夫是有一定層次的，如天上到地下。用了一會功，雖然覺得未得力，無形中不知進步許多。妄想心起了，都是與道不相應，要內心痛責，並懺悔業障。所言責者，並非另外訶責，提起正念，即是責。如另起心自責，就多事」。提起一念的阿彌陀佛，即是內訶責，正是內心響起的健槌，它一聲聲都在喚醒修行人，唯有一念專注，始足以轉凡成聖。出軌的念頭，速速拉還歸正，再無須耗神追究何以出軌？

健槌正是要打出軌的妄念，那些妄念呢？即財、色、名、食、睡，色、聲、香、味、觸等。用功不得力，心便攀緣到這上頭，是道力不勝業力啊！這時唯有繼續敲槌，讓那半生不熟的佛號，熏修成性，充塞於八識田中。用功日久，那一椿椿的俗情牽纏，名利罣礙，自會漸漸鬆脫，乃至清淨。

語云：「勇猛心易起，長遠心難發。」只因我等凡夫根機陋劣，懈怠成性，常則生厭，久則不繼，故而修行的人多，而真正成就的人少。啊！這健槌響起，諸苦頓歇的妙因果，是值得窮形盡相深信力行下去的，若果不靈，卻不是佛法欺人，只怕是人而自欺啊！





吃糖的螞蟻

螞蟻喜歡吃糖，乃是人盡皆知的事，可是，您知道終日以糖為食的螞蟻，會吃出怎樣的形貌嗎？日前，開餅店的蓮友某，就其長期觀察所得下一結論：終日吃糖的螞蟻，會吃得形貌一代比一代小，乃至萎縮而絕種。

在酸、甜、苦、辣諸味中，人們總以為「甜」最為甘美，然而一直以糖為食的螞蟻，竟會吃出萎縮乃至絕種的後果！這是何等地發人深省啊！而養兒育女的道理亦是相同，寵愛太過，正足以害之。故語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飢與寒。」君不見多少膏粱子弟，就在吃好，穿好，細聲軟語的優渥環境中，消磨志氣，懶散形骸，最後終致浪蕩成性，不習生產，而淪為家道中衰的吃糖螞蟻？

修行之人，逢惡緣、遇逆境，在所難免，而逢惡遇逆，也正足以考驗修行人的心志與道行。語云：「不受魔難不成佛。」要上求佛道，要下化眾生，那是悠悠泛泛，飽食終日之士，所能達成？雪公曾云：「當年我求法是跪著求來的，而今日弘法也是跪著送出去的。」啊！這開智慧、去煩惱，離三界的出世偉業，是絕非靠終日吃糖所能成就的。

雪公曾勉勵遭拂逆的弟子云：「說話碰壁，遭遇拂逆，心不煩惱，行不退轉，凡作好事，必遭魔障。既發大願，不怕困難，困難愈多，功德愈大，歡迎困難！歡迎困難！」修行人果能懷著這股愈挫愈勇的沖天意志，不欣羨富貴，不趨驚衣食，不怨順境難留，不畏逆境難當，屆時儘管糖山飴海，誘境現前，料必能「清風盪胸滌塵垢，世上萬事心不有。」



誰 比 誰 大

從前有一條蛇，蛇頭和蛇尾經常爭鬧不休，蛇頭告訴蛇尾說：

「我應該比你大。」

蛇尾不甘示弱地反擊說：

「我才應該比你大。」

蛇頭說：

「我有耳朵能聽，有眼睛能看，有嘴巴能吃，走路的時候又在前面，所以我比你大，你沒有這些能力。」

蛇尾說：

「什麼話！你雖然走在前面，那是我要讓你走，你才走得了，如果我不走，你是動彈不得的！所以我還是比較大！」

蛇尾說完，使用身子在木頭上緊緊地繞了三圈，如此一直持續了三天，一點也不鬆身，弄得蛇頭無法前去尋找食物，餓得四肢無力，奄奄一息，因此向蛇尾求饒說：

「你放了我吧！我聽你的，尊你為大。」

蛇尾聽到蛇頭這麼說，馬上鬆身把蛇頭放了下來。接著蛇頭說道：

「以後都聽你的，讓你走在前頭吧！」

蛇尾很得意地在前面行走，可是走不了幾步，就遇到了一個大深坑，蛇尾因無辨識能力，整條蛇就這樣掉到坑底而摔死了。

以一個局外人而言，看到佛經上的這則故事，都會認為蛇頭蛇尾無謂的爭論，真是無知與愚昧。然而將這蛇頭與蛇尾的名字，換成了張三與李四時，世間人是否也正陷入這人我爭論的迷網中呢？世間究竟有幾人肯屈己尊人呢？在爭得頭破血流時，又有幾人能倖免於難，最後不墮於三途而永世沈淪呢？

機 感 相 通

最近有則新聞，內容是說台北松山機場，因上空寬廣遼闊，雨後放晴，便引來無數鴿群，在天空翱翔。如此飛機下降時，撞及鳥群，鳥屍又損及機件，於是事故不斷地發生，因此有關單位擬訂法令，限制機場五公里內不許養鴿。並且請警察在機坪內，舉槍對鴿群加以射殺。奇怪的是，只要拿槍的警察出現在機坪上，鴿群便主動飛離，不勞警員稍動干戈。

以上事實正與古書所記載：「機心萌，鷗鳥不下」的故事，完全吻合。那故事是說，從前有位住在海邊的小朋友，他非常喜好鷗鳥，因此常到海上，與鷗鳥嬉耍玩樂，鷗鳥飛來的數量，也非常之多，一點也不畏懼這小朋友。有一天，他的父親知道了，便說：「我聽說有很多的鷗鳥，常在海上與你嬉耍，一點也不怕人，明天你抓幾隻回來，讓我玩玩。」小朋友說：「好啊！」奇怪的是，第二天，小朋友來到海邊，那成群的鷗鳥，竟只在天空盤旋飛舞，一隻也不飛下來與他親近。

想想這一念的機心萌動，竟像電流般的感通飛鴿與鷗鳥，弘一大師云：「慈心感物，有如韶武，龍翔鳳集，百獸率舞。」人、物之間，竟有這般神妙的關係，而人佛之間更是如此啊！

眾生有善根之機，必可與佛感應道交。印祖云：「入道多門，唯人志趣，了無一定之法，其一定者，曰誠，曰恭敬。此二事，雖盡未來際，諸佛出世，皆不能易也。」這主敬存誠，是通往佛道，與佛機感相通的聚光鏡啊！因此自古以來，凡真修實踐之士，雖居暗室屋漏之中，亦不敢怠忽，處人所不知之地，亦不敢萌惡，只以天地鬼神、諸佛菩薩共知共見之故。

啊！聲和則響順，形直則影端，修行之人，以眾善資熏，以誠敬修己，唯佛為念，臨終之時，勢必能蒙佛垂慈接引，往生西方。

皮囊雖好不多春

「老師！我聽了佛法，深受感動，覺得這一生一定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不能再在六道中沈淪了，可是……。」

「可是什麼？」

「可是我還這麼年輕，我才剛上大學，漂亮的衣服還沒穿幾件，夢幻般的感情世界，也還沒走進去，還有我曾立志要走的學術生命，也還沒開始。老師，不殺生，不吃葷，我都可以信受，可是要我就此遠離花花綠綠的世界，我有點不甘心。」

「孩子！你生長在優渥的環境下，目前也正值青春年少，對世間種種苦難的滋味，也還沒嘗到幾滴，難免對凡情難以割捨。可是，你要知道『皮囊雖好不多春』。再沒幾年光景，你就会被那些美麗的衣裳，甜蜜的爱情，以及世間的功名利祿，束縛得難以脫身，折磨得煩惱無邊。等奮鬥完這一場，你甘心了嗎，幸運的話，你已髮蒼蒼，視茫茫，齒牙動搖了。那時候想要精勤修行，就精神不繼，念佛打瞌睡，繞佛走不動了，總之，已是事倍而功半了。」

「啊！老師！我是那匹要鐵錐刺身，傷及骨髓，才肯跟著御者叱喝聲而走的劣等馬，您就慈悲指引一條路吧！」

「修行的路，是一輩子都要走的，功夫是點滴累積而成的。說恭維話，客套語均無實益。你先從五戒持起，逐步起修，等持戒清淨了，就有定功，心水澄清了，智慧就顯露出來，屆時出世間的聖情濃一分，世間的妄想執著也就淡一分。古德有詩云：『茅簷雨過日頭紅，瞬息陰晴便不同，況是死生呼吸事，黃昏難保聽朝鐘。』這無常的世間，不論老年人或年輕人，都要面對的。年輕人能趁未老、未病之前，抖擻身心，預辦往生資糧，才是明智之舉。要知今日皮囊雖好，漸漸就雞皮鶴髮，你好好思惟去吧！」

尼 羅 河 水

尼羅河是非洲最重要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長的大河。這條河全長六千六百九十公里，流域面積包括盧安達、烏干達、衣索比亞、蘇丹、埃及等五個國家，而真正受到尼羅河水之惠的，只有埃及這文明古國。

湯湯巨河，它流過山林，越過沙漠，穿過沼澤，給埃及帶來富裕與豐饒，而其他國家竟未受到相同的餽贈！啊！我們每個人心中也都有條尼羅河，只可惜絕大部分的人，一樣未受到尼羅河水的澆灌，而任由生命在荒漠中乾涸，閃耀著金光，的尼羅河水，也只能直奔地中海，汨汨而去。

每天，我們都在心中湧起難以計數的念頭，每個念頭均剎那生滅而不停住，終日想著飲食，想著男女，想著財貨，想著高名，想著是非，想著人我……。就這樣念起念落，念念無常地空過了青年，掙過了中年，邁入了老年，最後終掉進了輪迴生死的無邊苦海中，沈沒不起。

您說誰會把躁動恍惚的念頭截下，讓它凝神歸正，念念澆灌著西方九品的蓮苗？佛法上說，一剎那有六十個念頭，一個念頭有九百個生滅。試問，一天有多少個剎那？而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那麼，我們一生的念頭，怎不比尼羅河水還波濤洶湧呢？

修行人是每天要跟這千千萬萬個念頭，打拼作戰的，跳不出妄念的漩渦，終究是生死凡夫，慈舟大師說：「眾生皆有佛性，皆是未來佛，然不修，不精進，終究不是佛。」這佛性是要靠修功打造出來的啊！「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的警語，正是每天用功的下手處，但願我們人人都能凝定心中那股翻滾奔騰的河水，直透澄淨清明的水性，那尼羅河甘美潤澤的法水，自能為我們開創出一片朗照大千的文明來。

厚 德 載 福

「啊！老病好可怕啊！怎麼辦？」

「怕也會老，不怕也會老。」

「唉呀！老還好，如果加上病，實在受不了。」

「生、老、病、死，任何人還不都這樣走一生。」

「可不可以老而不病，屆時安詳往生？」

「這個，你就要跟自己的業力打商量了。你要知道，『考終命』，壽命無疾而終，也是世間五福之一，有福之人，才能安詳往生於床上的。」

「那如何才能享有福報呢？」

「君不聞，『厚德載福』要積很深厚的功德，才能承載福報。就好像那北地冬天的冰河，冰塊結得厚，河面就可行人通車。反之，冰塊結得薄，人車走在上面，一不留神，就掉進水裏了，所以要求福，根本在修德。」

「可是，很多好德行，都是要犧牲的？」

「要成就仁德，就在處處替別人設想上。所謂布施佛法，布施錢財，布施無畏，都是要替對方排難解紛，讓對方得好處。這樣做，表面上雖是犧牲了，其實是在種福田，俗云：『施比受更有福』，又云：『吃虧就是佔便宜』正是這道理。」

「可是，一味的犧牲，有時會讓壞人得寸進尺，自己成為爛好人，這樣有功德嗎？」

「所以，雪公說：『好事成就皆賴智慧』，要成就些許功德，是要靠智慧去判斷的。而要得到福報，又是要靠修德去積累的，這前因後果其實是環環相扣。」

「這不就是智慧雙運了？」

「是的，其實我們念佛的人，但行好事，莫問前程，現今一心念佛，隨緣行善培福，趁自己未老未病之時，抖擻精神把自己念佛的功力紮穩了，到時即便老苦、病苦來了，不怨天，不尤人，也能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蓬 生 麻 中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蓬草一旦生長在麻田中，不用特別去扶持它，它照樣隨著麻樹，長得又挺又直。反之，晶瑩潔白的沙子，和在污濁的爛泥裏，久而久之，就被混得又濁又黑了。

這譬喻告訴我們，環境是如何深遠地影響每一個人！因此凡是有體認的教師或父母，無不在教育下一代中，十分留意環境的薰染。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遷」正印證了這個道理。而在學佛路上，有志當生成就之人，更不能不在長養道心，成就淨德的環境上，謹慎抉擇，刻意經營。

雪公曾云：「蓋聽北里曲，則興淫邪之思。服錦繡裳，則起驕慢之念。聞梅檀氣，則發慕道之心。覩袈裟輝，則生出世之想。良以境由心造，心亦因境而轉。」

一般芸芸眾生，多只會隨境而轉，可悲的是，展在眼前，遍佈周遭，盡是聽北里曲，服錦繡裳的世界，熾盛的染緣，不斷地助長宿世的惡根。於是，人與人，家與家，國與國，形成了爾虞我詐，傾壓排擠，弱肉強食的習俗。在這一片障道的迷煙霧海中，修行人，要走向何方？

心因境轉，境也由心造，居此世界，修行人要善知抉擇地走向麻田，切莫委身污泥。「古人親師擇友，曉夕不敢自怠，至於執爨負舂，陸沈賤役，未嘗憚勞。」古之求道者，觸處是道，尚且這般朝乾夕惕地經營學佛生涯。今之學佛者，觸處違道，更是要近明師，擇良友，藉著梅檀之氣，袈裟之輝，去迷破障，讓這千百年來，沈淪生死的孤魂，得以歸返寂光常照的彌陀故里。

一 炷 檀 烟 一 聲 磬

全球五十多億人口，共住在這塊大地上，呼吸著同樣的空氣，可是卻有著不同的際遇，懷著不同的心情。這當中，有人饑寒交迫，有人暴殄天物；有人頤指氣使，有人搖尾乞憐；有人造罪，有人積德；有人覺悟，有人昏惑。而在這茫茫人海中，如果佛陀臨空俯瞰大地，你將要如何展現自己？

裊裊一炷檀烟，它是佛的使者，它能將修行人的信心，通稟於佛陀。鏗鏘的鐘磬音，它是如來的信鼓，信鼓響起，諸惡趣受苦的眾生，苦痛得以停息；而修行人在鐘磬聲的提振下，亦可以興起正念，去除昏昧。

修行人，每天禮佛、念佛，眼裏瞻仰的是相好的佛陀，耳中聽到的是清幽的鐘磬聲，鼻子嗅得的是裊裊的信香，舌內虔誦的是佛陀的聖號，身體禮拜的是萬德莊嚴的世尊，意地思慕的是慈悲廣大的如來。這眼、耳、鼻、舌、身、意，所營造出來的氣息，正是為了遣除妄念。久久鍊，純純熟，所謂：「火力全時飯自熟。」火候夠了，塵垢迴脫，那靈光就耀現出來，與佛陀也就機感相應了。

古人說：「心鏡書磨。」要讓心鏡煥發出晶瑩剔透的靈光，就得靠聖賢的典籍來充實。佛家言：「鏡性本明，非從外得，塵覆則隱，磨之則顯，垢盡則明現。」而修道，只是遣妄，妄念泯沒了，就是覺悟的人了。印祖亦云：「須知心本是佛，由煩惱未除，枉作眾生，但能使煩惱消滅，本具佛性自然顯現。」

啊！覺迷之間，其實只是一念的差距而已。覺悟的人言：「溪聲盡是廣長舌。」不覺悟的人溪聲是溪聲，廣長舌終是不識得。而「欲泛大海，必具大舟。欲驅千里，必擇良馬。」欲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又焉能不藉著信香薰習、信鼓提撕、朝課暮誦，以期遣妄歸真？待得寂光明鏡，重現靈采時，檀烟磬聲，一一俱是自家無盡之藏了。

公 心

弟子問雪公：

「如何當好人，辦好事？」

雪公言：

「這不是一時念書就能增長的學問，要知道學佛是學智慧之學，智是決斷，慧是明達。有慧無智也不行，臨事猶豫不決，就成不了事。要當好人，辦好事，有一簡單的方法，就是須存公心。」

「老師！『公心』是要心存大公無私嗎？」

「大公無私，不是常人所能辦得到，我一向不強人所難，如果半公半私，雖不算好，但今日之下，就找不出來，所以半公半私，就算是君子了。然我並不希望你們只半公半私，如果能存六分公心，四分私心就夠了。你們跟我上學，得學此。能夠有六分公心、七分公心，我就滿意了。」

「有了公心，就算是人才嗎？」

「人才有多種，有領袖人才，有領兵之才，亦有造亂之才。並非人才，辦事皆對。歷史上之能者、巧者，得好結果的只十分之三，另十分之七都倒楣。中國講世界大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無論辦什麼事，辦事之前，先替大家想想，人家過得去，才算有良心。否則當時行得通，以權勢服人，過了就萬法無常。所以辦好事，光有才、有能是行不通的。記住！共事取人，要以公心為重。」

「可是，認人非易啊！」

「你們學佛一定要相信果報難逃，所言所行，不能害公家。平素人之有無公心，的確很難知曉，全在『事』發生時，才能看得出。你們也不必問誰知誰不知，各人行各人的正路，當好人的，要永遠好到底，不能變。私心滔滔的，則要改心，改心也是了了一種分段生死。大家既學佛，各守本分，深信因果，辦實在事，積陰德，愈不著相，功德愈大。」

真修與假修

「你是真修還是假修呢？」

「我聽經聞法，吃齋念佛，當然是真修囉？」

「君不聞『佛口蛇心』的故事嗎？」

「佛口蛇心，這話怎講？」

「這是丁福保居士所講的一段故事：內容是說他少年時，讀書於古里村，鄰居有位八十歲的老翁，家境聊足溫飽，平素吃齋茹素，每天夜半時分就起來誦念佛號，木魚聲閣閣響著，一直到天亮才停止，寒暑從來無有間斷。有一天，丁居士前去探望老翁，看他正在烈日下結魚網。

『老人家您何必這麼辛苦呢？』

『我兒捕魚，孫子們也捕魚，每每魚網缺了，就來找我要，不忙著作活，實在不夠應付他們啊！』老翁說。

『那每天半夜敲木魚、誦念佛號的人，不是您老人家嗎？您既好善，怎又結魚網呢？這罪業不小啊！』

『唉！正是因為要結網，所以我每天趕早起來誦念佛號千聲，以五百消罪業，五百種福田啊！』

丁福保居士說，這種口裏雖然茹素持齋，心裏實在是吃人肝臟肺腑啊！這就是佛口蛇心。」

「那如何才是『真修』呢？」

雪公言：「三業清淨，才是真修，否則三藏十二部都讀遍了，三業不修，還是假修。大家要知道，凡是學佛，不修身、口、意三業，修百年也不會成功。所以修行全在個人覺悟，三業清淨，『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將俗務放下，把三業改了就成就。汝等要是能隨時省察自己，不到三個月，就能放光明。」

我 已 死

印光祖師說：「瞋心乃宿世之習性，今作我已死想，任彼刀割香塗，于我無干，所有不順心之境，作已死想，則便無可起瞋矣。」

我已死了，還有什麼好計較的呢？世間的人我是非，貧富窮通，在死的那一剎那，都變得毫無意義可言了；而已死的修行人，卸下這一身的臭皮囊，正要邁往那清淨莊嚴的世界，我還拘泥於這脆弱的身殼，及泥淖般的穢土做什麼？

未死前，給人助念，「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輪到我。」輪到我要死了，我夠資格讓阿彌陀佛來接引我嗎？我到得了西方極樂世界嗎？

蓮池大師說：「叢林為眾，固是美事，須已事已辦而後為之，不然煩勞神志，或耽著世緣，致令未有所得，望洋而終。」

一息尚存前，若往生的資糧都尚未備妥，當下就死了，如何到得了西方極樂世界？所以雪公曾叮囑弟子：「你要護法，先護自己的法。」自己的朝暮二課都未曾好好打理，又任憑身、口、意三業胡為妄作，美其名為渡化眾生，終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啊！

我已死了，任憑刀割香塗，於我何干？印祖又云：「人的一生生事皆可偽，唯臨死之時，不可偽為。」確確實實一口氣就要上不來了，功夫還裝得了麼？若成天在塵勞中打滾，憑什麼往生？成天發瞋起恚，憑什麼往生？臨死時，有如生龜脫殼，沒有真本事，如何懇喚阿彌陀佛遠相迎？想想這一連串的沒把握，除了曉夜惶悚外，那有餘力養瞋植恚呢？



修 德 與 改 過

印光大師說：「世人每每於自己所作功德作矜誇氣，於自己所作罪過作寬恕氣。」想想我們自己，是否就像這凡庸的世俗人一般，終日在矜誇自己、寬恕自己中，長養習氣？

修行就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修行人每天都在與自己的宿生惡習作拉鋸戰，自覺力、省察力稍一薄弱，道心就退轉了。這好比在逆流中，掌舵的稍一鬆手，船就被大水沖蕩得不知所向？

而我們何幸！因為有佛陀的指引，我們知道了如何成就自己。因為有祖師的叮囑，我們得到了輔正與提攜。經云：「善知二無我，二障煩惱斷，永離二種死，是名佛知覺。」（楞伽）。又云：「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秘密妙嚴，不如一日修無漏業，遠離世間憎愛二苦。」（楞嚴）。何等直捷明白啊！印祖也是這般慈悲地，從日用平常的積德察過上提醒我們，老人家說：「常人總不見自己有過，聖人總不見自己有德。不見有過，故其過山積。不見有德，故其德天高。」

啊！在這轉凡成聖，脫胎換骨的過程中，你要如何修補、雕琢自己？雪公言：「在家不修行，成天喝茶、看電視、說長道短，將來就往三途去。」再多的矜誇詞、寬恕言，都是愚癡的話語。學佛總要時時以佛語祖訓，來自策勵，薰習自己。進而奮力為善，認真念佛，將所有利人善事功德，悉皆回向往生西方。所有罪過，悉皆至誠懺悔。以期自己現生之心行，與聖賢之心行相契相合，如是存心，待至臨終，那怕不蒙阿彌陀佛放光接引？

患 難 世 道

今之世道，專以導欲誨姪為目的。這樣的世道，即是患難世道。值此患難世道，人人不畏因果，君子懈其自修，小人敢於造業，眾人只知眼前一己之享樂，無睹於來日惡果之酬償。在這澆漓的世風中，修行人註定是要孤寂而落寞的走一遭。

祖師云：「世味淡，道味始甘。」世味與道味是處在不同的兩端上。用心於世間的塵味，便品嚐不出道味的香醇與甘美。反之無心追逐濃冶的世味，道味才會浮現。否則有智之人，如何從你的舉手投足，開口言動，窺探出你道行的深淺，及心地的厚薄呢？

語云：「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這一語道破世間人心的脆弱與險惡。唉！這四面佈滿名利姪欲誘惑的世道中，有幾人能不被擊潰而退轉？所謂「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當今能夠堅持那麼一點道德標準，維繫一些世道綱常的，無不被譏諷為傻小子。而雪公卻言：「天下的好事，均為傻小子所辦。古聖先君堯、舜、禹、湯都是傻小子。」

修行的人們啊！試捫心自問，你是那傻小子嗎？在世味與道味中，你何味較滋濃？啊！如果你陷身於世俗飲食男女的重重藩籬中，那便是世間的身口活計，這又如何體會佛法性道之本源呢？世道愈亂，造業的機會愈大，惑、業、苦的輪替，卻也同時明明白白的昭告我們因果的實況。印祖說：「念南無阿彌陀佛，乃消除業障，轉凡成聖之妙法。果能常念，則心地自然開通，知見自歸正理，而讀書作事，均有巨益。況今乃患難世道，念之則便可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利益不能說盡。」脫困的妙方，祖師總不厭其煩的囑咐，開步走吧！你我。



五分鐘的發心

發心、退轉，退轉、發心，在學佛的過程中，很多人就這樣起起落落。

雪公言：「咱們發心，不到五分鐘就消失了。菩薩發心，是永無終止之時。」

雪公又說：「咱們學佛，沒有不退轉的，何以會退轉呢？就是不能增長智慧。」

學佛的路，真的這麼坎坷崎嶇嗎？宿世的那一念善根才萌芽，退轉的坑塹便已掘好，等你去墜落。自己真是那根機陋劣的末世眾生嗎？果真逃不出業力的關卡，衝不破五蓋十纏的藩籬？

「發心不到五分鐘就消失了！」這是何等的諷刺！我們的心又是何等的脆弱！咱們發什麼心呢？發心是發願求無上菩提之心，是「念無邊眾生，迷惑顛倒，受苦酬業，無有盡時。發大悲心，思與救拔，忻羨佛力，廣求智通，以期一切成辦，普度他危。」咱們是這樣發心的嗎？

菩薩的一舉一動，完全以自行化他為目的。而凡夫的起心動念，則是快心五欲，馳騁在爭鬥殺伐的疆場。菩薩二六時中，俱不休息，為取無上正等正覺，不但自己要成功，也得度化眾生成功，所以不論歷經多大的痛苦，都不會動搖。

反觀自己，走在什麼樣的路，都迷迷糊糊，那有不退轉的道理？修行者，須常常省察自己，何以修行不能成功？如果學佛不能增長智慧，便無法清除貪、瞋、癡。貪瞋癡不消除，只會感應下三途氣氛，陷入更昏闇與煩惱的深淵啊！

大家既然有幸聽聞佛法，便須學著將心安住於菩薩行上。否則一下子在佛前發了個大願，不多久，疲乏了，便又找個理由毀了前願，或自我抒解一番，這樣雖名學佛多年，總是原地踏步，尺進退丈，總是二惑俱足，三業未淨，如是打混，前途豈不照舊一片黑漆啊！



勇 力

印光大師說：「學道之人，斷除惡習須具勇力，若因循推託，則長時相續，了無斷時矣！」

這斷除惡習的勇力，是凡聖交戰的利器，君不見乎彼，身披智慧的鎧甲，手持般若的利劍，勇敢的使出力量，搏向貪、瞋、痴等惡習。

有了這股勇力，才能將佛法付諸實踐，並從中得到法益，否則總是說食數寶，於事無補。常聽很多人發願要持齋吃素，可是遲遲斷不了肉食，縱說橫講，就是障礙重重，這是勇於種善根的力量不足啊！

還有那朝暮二課，雪公云：「修行人，飯可不吃，覺可不睡，朝暮二課不可不作。」請問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呢？尤其在家居士，早晨爬不起，接著趕上班，早課就匆匆應付。而晚課，總是諸多俗務纏綿牽扯，待至夜分，已然疲憊不堪，一堂晚課下來，又是品質低劣，草率充數，但求心安而已。如是日日年年，除了勇力不夠外，也是生死心不切啊！

蓮池大師言：「人生寒思衣，飢思食，居處思安，器用思足，有男思婚，有女思嫁，讀書思取爵祿，營家思致富饒，時時不得放下。」世間人就在這飲食男女，及聲色貨利中沈湎。修行人走著走著，若沒有勇力，也難免陷於世俗情見，錯用功夫矣！

這「勇力」，就是精進力。而修行人，在六度中，布施、持戒、忍辱、禪定、智慧等五度，如果沒有了精進力，就不能成就。所以身、口、意三業，也是由精進力推動，善根才得以滋長。有了這股精進力，修行人才能遠離懈怠和退轉。

印祖云：「不貴子見地，只貴子行履。」吃素、作課，須要勇力。放下俗見，更須要勇力。根機陋劣的眾生啊！這洗心滌慮，超凡入聖的步履，更是要披甲前進的啊！



道 人 心

印光大師說：「洗平生率真守愚，絕不肯以大話撐空架子，以自誤誤人。」又說：「無論何法，皆須細心人做，若大派頭人做，則益未得，而禍先得矣。」

看看祖師大德的存心，「率真守愚」，「不以大話撐空架子」，「不要大派頭」。我們學佛，就是要調伏矜躁浮誇，令它趨於老實。故而「道人心，如直弦，委曲非所宜。」道人的心，是像弦那般的正直，絕非勾勾道道彎曲不正的啊！

言為心聲，開口一言，心意就自然表露，平常人總是隨心縱意，說說大話，耍耍派頭，從不覺有錯。而有道之人，則是防意如城，表裏如一。所以大凡眾人放心縱意忽略之處，卻是聖人惟謹惟慎之地。

要樹立德業，達到深蓄厚養的境界，是要日積月累，時刻檢點身心的。想想自己每天在開口、動作之間起了多少虛妄分別？造了多少無知罪業？而有道之人，卻又是如何存心的呢？

道人心，用於每天檢點反省自己的時間，多於留意他人的是非得失。

道人心，用於利人的時間，多於利己。

道人心，用於了生脫死的時間，多於經營身口活計。

唉！在這業海茫茫、識浪淘淘的娑婆裏，有幾個人不陷於世俗的情見？凡夫宿世對身見、情愛、名利的執著與貪愛，宛如蠶作繭、蛆逐糞、蛾撲火一般。說些大話，裝潢門面，誤讓人以為自己能夠神通廣大，不可一世，這都是名利心在作祟。而修行人要斷除它，確實需要智慧與勇氣。

祖師以率真守愚自況，若修道人能夠將一顆向外攀緣追逐的狂心挽住，轉而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這樣功夫才會進步。印祖說：「一切時，一切處，務存真實，凡起心動念行事，俱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走在佛道上，就躡著祖師大德的足跡，一步一腳印，踏踏實實往前進吧！



借 光

雪公云：「凡事恭敬他人，不妨礙他人，就是禮，禮含藏著道德在。從前連肩挑、推車、小販等苦力，都有禮貌。這些粗人，有什麼禮貌呢？他推著車子看前面有人，他車子走得快，前面走得慢，他不會說：『快走！快走！』」閃到一旁去，讓我過！」而是說：『先生！借光，借光。』」

「借光」就是叨借他人的利益或光榮。別人路走得好好的，你要麻煩別人讓你先走，你就叨借了他的好處，這就是借光。

學佛，學儒，都是強調將利益、好處，給予別人。佛門子弟要學布施，學忍辱。孔門弟子，要學仁義，學恕道。聖哲教人處處加厚別人，時時原諒他人。反之，佔了別人的好處，蒙受他人的幫助，則要飲水思源，感恩圖報。

想想，學佛若有寸進，的確是叨佛菩薩及善知識的恩。而在生活的瑣細上，我們又借了多少人的光？從每日張開眼，吃什麼，喝什麼，怎麼出門方方便便，怎麼居住安穩穩，乃至於讀書、做事，那樣事不依靠於人？須知整個社會的安定，民生的富足，便利的大環境，是要仰賴於前前後後、左左右右這許多大眾的。佛家明言報眾生恩，正是這個意思。

當然，放眼今日社會，亦免不掉物欲橫流，免不掉爾虞我詐，免不掉殺盜淫妄。但是，若學佛的我們，回轉身來，專注於推求自己的存心，問問是否依止於聖賢？是否恭敬為本，慈悲謙遜為懷？則眾生一毛一汙的善，將使我們感激涕零，我們念著借人這些無量無邊的光，回報猶恐不及，又何忍以眾生糊塗時的造作，增加自己的煩惱呢？

草

蕪

陽台種了些蘭草，每天澆水、除草、施肥，天天期待它冒新芽，開鮮花。某日心血來潮，移動了幾盆花景，竟爾赫然發現，朝向屋外的花盆角落，長了很多雜草，而根之深、葉之茂，教人雖使盡力氣，也難以拔除。啊！怎會如此呢？

原來在那平日看不到的角落，雜草就神不知、鬼不覺的落地生根。數月來，它已牢牢的盤據盆土，眼看就要反客為主，鳩佔鵲巢了。當你覺察到它的威脅性時，這昔日的小草，已今非昔比了。

由此，想到我們的心田，如果平素不加省察，不知往內端詳，很多的邪見與惡習，就像雜草般，神不知鬼不覺的佔據心田一角，而當它青面獠牙，化為言行展現神威時，就己是在傷人傷己，造作無邊罪業了。

要知吾等凡夫，居此世界，是染緣易就，淨業難成。稍不留神，根本無明，就念念薰染，緊接著觸境生情，不知不覺間，就生出幾多的嫉妒與貪瞋，構起了無數的是非與計較，從而喪亡了道本。所以佛法不能時時現前，炎炎心火，焚燒的全是菩提道種啊！

花草三天不澆灌，就枯萎垂亡，心田數日不觀照，就積滿塵垢。所以古人說：「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心性所散發的光芒，是隨著內心正念凝聚的多寡而強弱的。學佛之人，如果任由心田荒蕪，再以俗務驅馳荏苒，悠悠忽忽，不覺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這般隨緣流轉，混沌一生，置自己腳跟下生死大事而不顧，豈不是很荒謬嗎？

重 修 生

「我們都是佛陀座下的重修生。」

「重修生？」

「我們這些今生有緣聽聞佛法的人，都是前生或宿世，曾在佛門種過善根，可惜未曾了道，因此這生得了人身，而能再聞佛法。」

「那我們是曾經在佛門的考試中，沒有通過的一群了？」

「差不多了，只差沒被開除學籍，很幸運地還可以再在娑婆世界上，重修成佛的學分。」

「可是在大學裏任教的老師都覺得，大部分的重修生，都比較老油條，學習態度都比較懶散，學習成績也都很不理想。」

「這可得深深警惕了。咱們今生能夠在佛門中重新修行，要起希有難得之心，務必讓多生多劫所種的這點善因，在這一生真正開花結果，絕不能像大學裏的重修生一樣，想用『混的』應付功課。」

「對！就是這『混』字，大學裏的重修生，因為重修的功課已經學過了，所以就比較輕忽，不敬謹的心，來打混學習。」

「唉！這修行的學分，是要紮紮實實的功夫，一絲絲也僥倖不得的。而平日生活的態度，其實跟修行是息息相關的。『混』者，是既濁且亂，心態上是渾濁的，行為上是雜亂的。想想用這般心態與行為，做任何事都不會成功，何況用在修行了生脫死上呢！」

「如此說來，我們這些佛門的重修生，是要懷著既慶幸又慚愧的心，奮力的打起精神，不可打混懈怠的走在佛道上了。」

「阿彌陀佛！」

一 剎那中離五濁

凡是為人助念過的人，都知道往生是何等景況。

而您有無正視或規畫自己往生那一刻的種種事宜？

一般人總是貪生怕死，平素總一味的求長壽，求康健；偏偏生命是抓不牢，留不住的。也因為人們不願去設想死亡之事，以致於每個人，在臨終時，無不手忙腳亂，悲哭啼泣，乃至任人瞎張羅、亂擺佈。更甚者，還有那學佛多年的人，也未必能規畫妥貼，自己作主，安詳往生。您說，這是何等可惜啊！

人們常言：「人生如戲。」那麼，往生應該就是舞台落幕前的那齣戲，這齣戲，必得像鞭炮的尾響，聲音既大且亮，方才能得到成功的喝彩。反之，演得不好，就像鞭炮響到一半，沒了聲音，這後果如何？可想而知。

設想自己就是要站在舞台上，演往生這齣戲的主角吧！任何戲劇的主角，在上台前，台辭一定要先背熟，台步、動作、眼神都要一再揣摩練習，以達演出時能夠出神入化。而往生者，表示這期生命已經要結束，接著要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台辭是南無阿彌陀佛或阿彌陀佛，這辭在上台往生前，就要背得滾瓜爛熟，雖然只有六字或四字，但不是任何往生者，都可以背得出來的。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無病痛自在地往生——這演戲的人，可能要受病魔的摧殘，要受虛耗無力的老苦折磨，要受眷屬無知的干擾，要受歷劫冤親債主的逼索，要……。所以要把這句佛號，背得開口也是它，閉口也是它，是要窮盡未往生前的一切力量，來預備演練的啊！

要知道，往生的那一剎那，就像在舞台上凝神亮相一般。如何來嚥下婆婆的最後一口氣，而能夠一剎那中離五濁，感應阿彌陀佛遠相迎，是非常重要的。在念佛、嚥氣、感應，這一連串往生的流程中，您是眾目睽睽的搬演著。這一口氣的變化，關乎著這一期生命，學佛的成敗。

雪公言：「幹任何事，必得叫它有成果，不幹無意義之事。」你我既然學佛，志求了生脫死，就務必讓它在往生這一刻，既莊嚴又如法地蒙阿彌陀佛慈悲接引。

秘笈

「誠」與「恭敬」是修行人耳熟能詳的字詞，亦是印祖諄諄提醒有緣眾生的詞語。這麼稀鬆平常的三、兩字，您可知它卻是超凡入聖，了生脫死的極妙秘訣嗎？

許多武俠小說或電影，常描述男或女主角，他們必得歷經千辛萬苦到深山峻嶺中，去拜師求藝，而剛開始還得擔柴負薪，數年苦勞後，經師父認可，再授以獨門武功，加上自己勤勤苦練，這才脫胎換骨，迥異昔日。

這麼說，那「誠」與「恭敬」，正是印祖尋遍了古德高僧，修證成功的秘笈，然後苦口婆心地傾囊相授。至於要如何大顯神威，就得看個人苦練的功力了。但或許這秘笈，我們得之太容易，沒有踏破鐵鞋，四處尋覓，因此視法寶如敝屣，無法讓「誠」與「恭敬」常駐心頭，時時提撕。

何謂「誠」？真實無偽謂之誠。這誠字要如何掌握？印祖言：「以謙為誠意之訣。」用謙卑和順的態度，來充實「誠」的內涵。修出世大道，不似求世間成就，須在一連串的較勁中互別苗頭，修行是要將世俗的凡情氣概徹底放下，所以古人言：「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復離於己。」

「恭敬」又是如何？在貌為恭，在心為敬。君子待人是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這進退之間，外恭內敬，合禮合儀的態度，就是「恭敬」。佛家以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來調伏濁惡之心。修行人果能凡事遵守法度以自處，再謙卑退讓以待人，這惡業自必斷了造作的因緣。

雪公言：「學佛就是要改心。」如何將一團漆黑的黑暗心，改成光明心呢？那就要以「誠」和「恭敬」來滌蕩心靈。凡夫的心，如同一潭污水，誠與恭敬就是一股活水清流，活水注久了，污濁終有澄清之日，而這引水契入心田的工作，正是修行人超凡入聖，了生脫死的秘訣。好！就讓我們依秘笈勤加練習吧！



活 著 注 生

雪公常言：「往生是活著往生，不是死了才往生。」相信大家一定會納悶：

「活著怎麼往生？」

「那我究竟往生了沒有？」

「既然活著往生，助念又有何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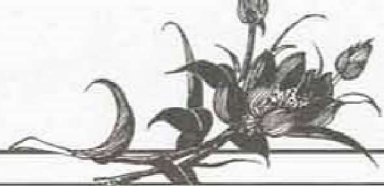
蕩益大師說，這往生的意義分二個層次來說，一層是就這一期生命來講，現今發願持名，那麼臨命終時，決定往生西方淨土。另一層是就剎那來說，蕩祖言：「一念相應一念生，念念相應念念生，妙因妙果，不離一心。如稱兩頭，低昂時等，何俟娑婆報盡，方有珍池？只今信願持名，蓮萼光榮，金台影現，便非娑婆界內人矣！極圓極頓，難議難思，唯有大智，方能諦信。」

活著往生，原來當下您一心念佛，您就往生，您就不是娑婆界內的人了。啊！何等便宜美妙的事啊！那麼，您往生了沒有？心中自然清楚。

龍舒淨土文上也說：「世間發念修西方之人，纔發一念，池內便生蓮華一朵。若願心精進，則華日日敷榮，以至大如車輪。若願心退轉，則華日日萎悴，以至殞滅。」

再說助念，很多人都千叮嚀萬交代，希望自己臨命終時，要安排助念，以為有人助念，就穩可往生。要知臨命終時，如果臨終人，自己生障礙，想再多活幾年，或聽到念佛聲，心生厭惡，如此雖有助念團亦是枉然。因為助念不是替念，助念是誠心幫助信願念佛之人，提起正念，一心求生淨土。

俗云：「各人吃飯各人飽，各人生死各人了。」往生這件事，是要活著時，就抖擻精神，料理妥當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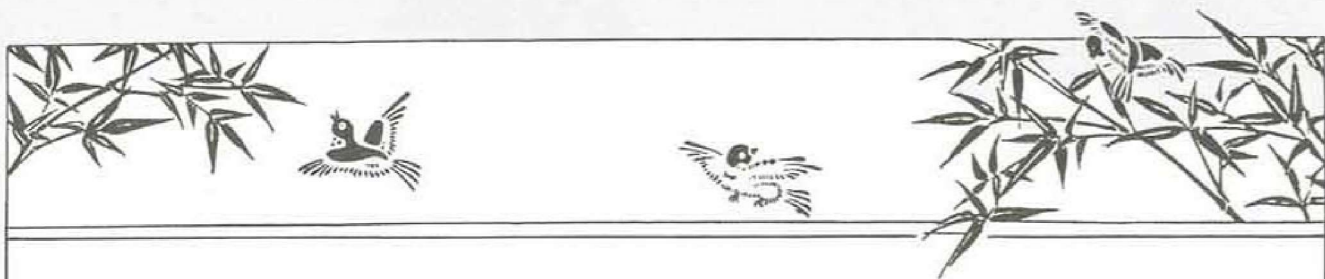
老 衆 生

學佛多年的人，人都尊稱為「老修行」或「老菩薩」。老修行或老菩薩對佛門中的儀軌、名相或梵唄等，都非常熟悉，熟悉到可以去指導別人，但是別人卻不敢指導他。也因此老修行稍不留神，就淪為老油條，且以凡夫習氣，在佛門中斤斤計較，寒寒暖暖度春秋，有人戲稱這樣的佛門弟子，叫「老眾生」。

何謂「眾生」？就是從無始劫以來，隨順著世間，在六道中穿梭，隨波漂流，往來生死，且為無邊的煩惱，層層纏縛。而學佛就是要破迷啟悟，解粘去縛，了脫生死——如果今生有幸聽聞佛法，且信受奉行，到後來卻依然淪為老眾生，想想這是何等可悲啊！

如果是一點也不徇情的，縱令你這一生會再多的佛門儀軌、梵唄唱念甚至名相經教，造了業，還是得酬償的。所以佛法是心法，學佛修行，修什麼呢？就是修念頭，老菩薩跟老眾生的不同，也就是在起心動念上的差別，而你那一舉一動的公私邪正，正是你出纏與否的關鍵啊！

常聞「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這貪瞋癡正是眾生生死的罪魁禍首，這罪魁禍首就要用戒定慧來制服它，所以人人老實安住淨戒，以所修法門深入禪定，乃至觀慧圓明，就是護自己的法，一旦成就戒定慧，就得解脫、解脫知見，如此出離生死，才叫有希望。雪公云：「娑婆世界是個大糞坑，是個垃圾箱。」如果因為學佛時久，久而不聞其臭，不察其穢，反而倚老賣老，終日背覺合塵，起虛妄分別，落人我是非，這就淪為老眾生，這就叫大退轉。俗云「為學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修行亦復如是，歲末年初，願以此警策與讀者諸君共勉。



佛 憶

雪公言：「一般人不論作什麼行業，就是為了吃，幹什麼，也為了吃，到了開飯時間，誰也忘不了事。」

「吃」是所有動物最原始的本能欲望，細觀那飛禽走獸，每天一睜開眼，就是忙於捕食填飽肚子，而身為人類的你我，又何嘗有別？小孩子肚子餓了就哭，大人一見面寒暄就問：「吃飽了沒？」家庭主婦忙完了這一餐，就要再忙下一餐，多半人都在這忙吃、忙喝中，寒來暑往地走完了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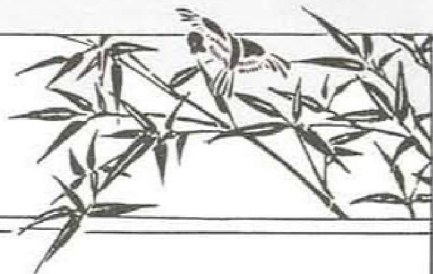
如此深的繫念，來自原始的驅策，可也是心力！而佛法正是心法，那麼，學佛的我們，又要如何將這分「吃」的原始欲望，轉化成滋養慧命的資糧呢？

雪公說：「經上言：『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念佛是念茲在茲，而憶佛呢？憶佛就是你吃飯、喝茶，幹什麼也為了佛，時時明記不忘，心裏有『佛』這件事。這憶佛的工夫，必得平素日久天長，在飲食起居上練習。」

這是雪公教我們淨化念頭的方法，原本每天都在吃的想頭上打轉，現在每天所吃、所喝、全都是為了佛，全都為了借假修真，長養慧命，了生脫死，成就佛道。有了這樣的念頭，就是憶佛，就是修心。

雪公說：「修行不是在廟裏或打佛七時，才念佛、憶佛，出了廟門，就可以鬆一口氣了，若這樣就算白念了。在廟裏，雖然壓住妄念，出了廟門，卻又依然故我，甚至增加了，這樣的修行是不行的，出了廟門，咱們照樣要修行。如果不能守住佛號，則要時時懺悔，見人做善事，要發歡喜心隨喜。」

忙著吃飯，跟忙著憶佛，在心因上，是多麼不同！前人言：「能閒世人之所忙，方能忙世人之所閒。」真正修行的人，雖也一樣吃飯喝茶，跟世俗人比，心地工夫是絕不相同的啊！



功 德 無 量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三世諸佛所示所教。「做善事」是修行人在生命中，要積極切實履行的指標。而「功德無量」，則是佛教徒常掛在嘴邊的讚嘆語。

明朝袁了凡先生，在棲霞山受雲谷禪師開示立命之說後，了解「一切福田，不離方寸。」「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的道理，因此拜而受教，而將往日所造的罪過，在佛前盡情發露懺悔，且發誓行善，並以持咒和功過格來紀錄自己平日的善惡行為。

袁了凡先生說：「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這樣只經過一年的光景，算命孔先生所預言的科考名次，都完全不靈了。積極行善的結果，就這樣改變了命運，連命中註定無子的運數，也因行善而老來得子。

在袁了凡先生的功過格中，有一條十分特別的善行，在「禮」的第一條如是說：「闡明正教，維持正法，使聖賢遺旨，燦然復明於世，功德無量。」一個人做闡明正教，維持正法的功德有多少呢？是無法計算的啊！這比起其他五功、十功的善行，差距是何等的懸殊！同時對有心行善的修行人來說，應是莫大的鼓舞。

大家果能以袁了凡先生戰戰兢兢之心來積德行善，也一定可以讓宿世的惡業，無緣現形，並且改變現世的命運，逢凶化吉。進而能夠修學無漏的善行，也就是將所有行善的功德，全部回向西方極樂世界，作為出離三界的資糧，這是佛陀指引我們應追求的，最高無上遠離煩惱的善，也才是真正具備無量功德的至善。

檢 點 命 光

老病死，是現代人最覺恐慌的事情，偏偏它又是人生不可違避的事實。當年釋迦牟尼佛，還是印度迦毗羅國太子之時，十九歲遊觀四城門，見老、病、死的苦狀，便心生厭離，毅然拋棄富貴與權勢，致力於追尋出苦之道。而今日的我們，見到老病死，一樣地怵目驚心，然除了趨事於染髮劑、除紋霜、健康食品外，我們還覺醒了什麼？

不論怎麼的害怕與恐慌，要來的還是會來，外在的偽飾，或食物的改變與選擇，那都是短暫的障眼法而已。在婆婆世界，這果報始起的生苦，身體衰變的老苦，以及四大增損的病痛和五蘊壞離的死苦，硬是法爾如是，不曾為誰改變。那麼，該如何是好呢？

世俗人說，趁身體還健朗，身邊有點錢，要盡情享受，嘗遍世間的美味，賞遍世間的美景；否則老病到了，吃不了，走不動，就遺憾終身。也有人說，老年人身邊要存點錢，屆時病倒了，兒孫不孝，可以請人看護，免去病榻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慘狀。

學佛的人，很幸運不用如此沮喪，佛陀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就為自己，也為眾生，引領出一條脫困的光明大道。佛陀告訴我們，要善加經營肉體之外的另一條生命，它叫做慧命，慧命不會受老病死的折磨與脅迫。一旦我們修持到不生不滅的境界，那一條慧命早就昇華到不為界繫，超出世間的領域，永遠跳脫世間老病死的泥淖了。

在這恐慌老病死的時代裏，學佛的你我，要站穩腳步，算算看你在這期生命中，還剩下多少命光？如果多花時間耽溺在五欲六塵中，那麼對慧命的栽培與經營，就相對地減少掉很多時間。所以在有限的時間裏，學佛的人，要不斷地往自身省察與覺照，究竟你在解纏脫縛，在三業的清淨和慧命的莊嚴上，花了多少功夫？能夠有這一層的覺醒，那就能得到修行的好處——現世保平安，將來得解脫。

佔 位 子

「喂！近來好嗎？好久不見了！」

「很好！您呢？最近可好？」

「唉！最近心頭很煩躁，老是睡不著，所以打電話找您聊聊！」

「怎麼了，您這十多年來，一切不是都挺順利的嗎？住的是華屋別墅，開的是進口轎車，兒女也都上一流學府，夫妻倆身體都健朗，這麼順遂的景況，是人生少有啊！」

「話是不錯，我也很滿意現狀，可是我也得為兒女想想啊！」

「兒女？他們不是都還在大學就讀嗎？」

「是這樣的，不是有句話說『要贏在起跑點上』嗎？最近我想利用自己二十多年來，事業上的人脈和財力，再創一番適合兒女所學的事業，為兒女的將來，先佔位子。」

「佔位子？」

「是啊！佔位子就是先打個事業基礎。可是跟兒女談起，他們都還懵懵懂懂，想想如果現在大筆投資下去了，將來他們不領情，說是我自己一廂情願，這麻煩就不好收拾，您看這如何是好？」

「您問到我這從世間舞台退位的人，答案是很清楚的。我說以您現在的經濟狀況，身體情形，正是修行最佳時機。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作馬牛。別忘了，您已非盛壯之年，可以像從前一樣打拚，五、六十歲的人，就像中古汽車一般，隨時會發不動，走不了。喜歡佔位子，就到西方極樂世界替自己佔位子吧！」

「佔西方極樂世界的位子？」

「是啊！只要我們信願念佛，西方極樂世界，就有一朵屬於我們的蓮花，這蓮花就是我們將來往生的位子，如果我們勤加修行，這位子就穩固牢靠，臨命終時，捨離三界，瞬間就蓮花化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

「喔！所以您不佔這世間名利權勢的位子，而每天忙於佔西方的蓮花位？」

「慚愧得很！是如是自勉，然而總是懈怠居多，您參考想想吧！」

「阿彌陀佛！」

練 習 不 夠

凡是學佛念佛，而無法往生的人，都是練習不夠。放眼看看那些世界級的運動名將，他們為了突破零點幾秒的體能極限，那一位不是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苦心練習？想想一位世間運動名將的誕生，都要千錘百煉，才足以進昇體壇之顛，而一位出世間佛菩薩的誕生，豈是隨便應付，草率修行，便可孕育成就的？

當今之人，都在忙、盲、茫中過日，修行人也在劫難逃，大半時間都身陷凡夫知見與煩惱習氣當中，如果再加上練習功夫，下得不夠深厚，自然而是寸進尺退。臨命終時，業障現前及眷屬不如法的折騰與啼哭，那往生的希望，當然就渺渺茫茫。

任何一位運動名將，在自己功力的斤兩上，心中都有個譜，他平日練習時，成績到那裏，比賽時，只要全力以赴，不出意外，也就差不到那裏。他絕不可能平日成績平平，而比賽時，猶有神助似的，打破世界紀錄。修行人，你平日花多少時間練習，功力如何？也是像運動員一樣，心知肚明的啊！

說到這神助，淨土念佛法門是二力法門，一是自力，一是佛力，這佛力就好比世俗所說的神助一般，只要你自力上肯修，肯念阿彌陀佛，臨命終時，阿彌陀佛就來接引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超乎凡俗的佛力，是不可思議的特異神功，但基本上，還是要你在自力上肯信受奉行，才能得到佛力的護持。反之，平日不努力，臨時是連佛腳也抱不牢的啊！

運動家勤勤苦苦的練習，為著要突破體能的極限；修行人精進不懈的勤修，則是要衝破心魔的纏縛，運動家一再練習的精神，值得修行人效法。修行人被怠惰打倒，要趕快站起來，被貪、瞋、痴控制了，要趕快覺醒。想想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要後補成佛，豈是不清除污穢、不莊嚴身心，而可成就的！

粥飯氣

印光大師常以「粥飯僧」自喻。粥飯僧是指只會吃粥飯，而無有用處的出家人，這是印祖的謙稱。身居有情世間的眾生，每天都要以吃來延續生命，一天沒吃，就手腳發軟，四肢無力。七、八天沒吃，就氣若游絲，命在旦夕，所以這粥飯嚥下去，便足以化為氣血，養身活命。活命是一般的活命，吃也是每天都在吃，至於吃下之後，起了怎樣的作用，就有種種的不同。

修道人，吃下了粥飯，是要將這點點滴滴的粥飯氣，化作道氣，成為覺察與覺悟的源泉。覺察什麼？覺察那貪瞋痴煩惱賊，已在蠢蠢欲動了，自己要加强防範，莫讓宵小得逞，好比冬防中的警衛，徹夜巡行街道，小偷便無從下手了。覺悟什麼？覺悟世間的一切事理，了了分明，就好比從睡夢中清醒，心中靈靈覺覺。

能夠時時覺察與覺悟，道氣就沛然於心，世俗的執著、愛憎、迷悶，以及無始的虛妄分別，便能漸漸壓伏滌除，一步步邁向佛陀清淨光明的覺城。

所以日日三餐，所為何事？果真以粥飯終日，無所用心，那只有等死。再說不知將粥飯氣轉化成道氣，而發酵成穢濁的財、色、名、食、睡，這氣氛上的差異，結果是迥然不同的。財、色、名、食、睡是地獄五條根，它是蒙蔽心性的塵垢，它張牙舞爪地勾牽你，往那萬劫不復的地獄坑墮沈淪，再沈淪。

古人說：「修行無別修，只要識路頭，路頭若識得，生死一起休。」又說：「一樣米，養百樣人。」大家來世間走一遭，每天也都在吃粥飯，善加打理，識得路頭的人，就能善轉粥飯氣，讓通身八萬四千個毛孔，像警察般地嚴守著煩惱賊，護衛著自己的本命元辰。不識路頭的人，只是愈吃愈昏昧，終日陷在煩惱網中，而不自知。諸位但想想，您吃進了多少粥飯，轉化出來的，是道氣？還是穢氣呢？

雪 公 叮 嚀

今年（一九九六年）農曆三月五日，是臺中蓮社導師雪公往生十週年的日子，雖然雪公離開大家也已十年了，然而十年來，蓮社上上下下的弟子們，依然仰仗著老恩師的法乳，在長養著慧命，滋潤著善根。

隨著十週年的紀念，雪公三、四十年的言教與身教，又再度鮮明清晰了起來。

雪公說：「大家記住，我死了以後，重點在鞏固正知正見，不再擴充。能夠將團體的正知正見鞏固起來，維持現狀，懂聖言量，就是大功德。」

老人家又說：「你們諸位要能以接起這團體，叫它不散，不叫邪說羶雜，眾生不致於胡亂學去，這就是你們的功德。」

又說：「咱們叫凡夫，凡夫二字，就是一個一竅不通的糊塗人。凡夫還分若干種，咱們叫薄地凡夫；薄地凡夫，死了之後必入輪迴。薄當逼迫講，地當最下層、最低之處講。誰迫你？你自己逼你，四大五蘊迫你往下墮落，起不來。所以除了淨土宗橫出，帶業往生這條路子外沒其他路了。」

「你要記住，我們是薄地凡夫，能以當生成就，這便宜無處找了。」

雪公十分懇切地說：「你這一生，要是不成就，想在下一生，再聽到淨土念佛法門，那就比登天還難了。這話說在我，聽在你們諸位，此乃各盡其道。你們各人吃飯各人飽，各人生死各人了，你們把它看輕了，我也沒辦法。我也不跟你們要錢，你一天給我一百萬，我也不能，這非有錢即可辦得到。我說的話，能做到的就萬幸，話已說到所以然處了。」

反覆咀嚼雪公的教言，體味他殷切慈悲的婆心，只覺心中陣陣酸楚。就像不住空的日月，不著水的蓮華，老人家的形跡已化入常寂光中，光中起用，它照得我們的路清清楚楚，還是十分明晰——這聲聲的叮嚀，如蓮池中的流水，流過我們曾經迷惘，曾經猜疑，曾經悲傷，曾經鬱悶的心，我們是該鞏固正知正見，是該凝結團體力量，是該洗淨凡夫習氣，是該堅持淨土念佛法門，求個當生成就——成就了，我們就是報了師恩，就是沒忘記叮嚀，就是老人家的好學生。

苦海

每每與年輕學子，談到人生當前之所受——觀受是苦時，他們總是一臉的錯愕，滿腹的不以為然，甚至於按捺不住地強辯道：「我不覺得人生有什麼苦啊！」「除了準備考試蠻辛苦外，我對苦真的沒什麼感覺。」

佛陀告訴我們，這世間有八萬四千苦，歸納起來有三苦、八苦等，逼惱著眾生，佛陀並想盡辦法，要為眾生拔苦與樂。而學佛青年卻言道：「我不苦啊！」真的不苦嗎？當今的年輕人，環境優渥，衣食豐足，復無有兵荒馬亂、家破人亡、惡賊虎狼或橫禍天災等外苦的惱害，有病找醫生，逢事靠父母，則區區的風雨寒熱，他人的痛癢疾苦，豈干我事？於是挾其身強體健的氣勢，大聲言道：「什麼苦！我沒感覺。」

沒感覺，是不覺啊！並非沒有。這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等的內苦，是任何人都逃不掉、躲不了的啊！所謂少年不識愁滋味，正是如此。而人生世間，並不會因為你年少，就無有種種的苦果，年紀輕輕，春秋鼎盛就突然暴斃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然而年輕就都沒感覺嗎？也不盡然，當年釋迦牟尼佛，十九歲時，出遊四門，看到老、病、死的苦狀，便悚目驚心積極尋求出離之道。他苦嗎？他貴為皇太子，又集榮華富貴於一身，他只瞄到了他人的苦狀，便深深省思，起大覺悟。知道世間一切有為法，都是無常遷流，剎那生滅的，而樂境亦有壞止之時，這些佛家通名為苦，即便是皇太子也不能通融例外。而當今的年輕人，你能獨獨省卻嗎？

人生世間，所受之苦，無有際限，因此佛家以苦海為喻。苦是果，果從業因生，而身居娑婆世界的人，不論如何造作，總是難以圓滿。偏偏浮沈苦海之人，就愛拼命在苦海中，找尋安穩的落腳處，目標既經設定，也不遑辨真假，一味往前游去，等游到了，又發現亦非所願，於是再訂再游再失望，尋尋覓覓游來游去，浮浮沈沈，而那始終真樂，究竟在何方呢？

茫茫苦海中，佛菩薩駕著救難的慈舟，以慈眼搜尋著有緣的眾生——不論你是老邁或少壯，趕快伸出求救的手，大聲呼喊佛菩薩吧！趁著尚未溺斃時，放下高傲的身段，捨了瀟灑的作態，快快爬上出離苦海的渡人慈舟吧！



名門子

話說中國歷史上，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他因得之於張良、韓信、蕭何等良相良將的相輔相佐，由一介草莽英雄，而飛龍在天，登陞為天下至尊。他的夫人，也順理成章，被封為后——是為呂后。

呂后是位妒性很強，又心狠手辣的女人，雖然已坐享榮華富貴，她還不斷地翻攪著後宮的爭鬥，及外戚的爭權，還有那殺功臣、斬名將，一幕幕血淋淋的慘劇，也都參與謀劃與造作。得不到的，拚命去追求，得到手後，又使盡一切手段，不讓它失去。劉邦、呂后，就這樣在刀光血影下過其帝王生活。十二年後，劉邦終於在五十三歲時死了。

劉邦死的時候，呂后是「哭而泣不下。」也就是她大聲地哭啣，而眼淚卻沒有流下來，呂后這哭而不哀的舉動，被一個十五歲的小孩看到了，他就是張良的兒子——辟疆。

雪公當年講這段歷史時，說到這張良的兒子，才十五歲，何以能識破呂后「哭而泣不下」呢？老人家說，這是「名門子」的關係。張良是漢朝開國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大功臣，所謂虎父無犬子，辟疆那洞察人情機微的眼力，是一下生就在家庭中薰陶來的啊！

「多好啊！能夠生為名門子。」欣羨之心，油然而生起，可是這是無法強求的，他有他宿世的因緣與業力，絕非人力所可勉強達成。然而要身為佛門子，卻是人人可以自主投生的——只要我們肯將佛陀視為慈父，依慈父的教化，切實奉行，十年八載，佛門子的功力，將是名門子所無法比擬的。

名門子在特有的家風中，練就了比一般人更敏銳的洞察力。而佛門子，則在佛陀智慧的啟迪下，法海的浸潤下，領悟到了宇宙人生的真諦，及出離三界的方。所以我們在欣羨名門子的福報因緣之餘，也不必妄自菲薄，這名門大戶雖然難以躋身企及，而佛陀的門檻，卻是諸佛菩薩列隊歡迎，慈悲接引的。



他 利 利 自

上求佛道是自利，下化眾生是利他。菩薩的萬行，總離不開自利與利他的範疇。所以一切菩薩在初發心時，必定要發四弘誓願：一是眾生無邊誓願度。二是煩惱無盡誓願斷。三是法門無量誓願學。四是佛道無上誓願成。

這誓願是修行人用來堅固自己的心志的，然而無邊、無盡、無量、無上的弘願，究竟要如何落實呢？

印祖提醒我們：「所謂自利利他之法，不可看得過大、過高、過深，即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而已。」

這幾句話，沒有生難辭字，也不詰屈聱牙，看來如此稀鬆平常，可是卻是每個有心實修的佛教徒，要終日口誦心惟的修行重心。

現今的社會，太功利了。修行也講求速成，人們總想藉著金錢及有形的物質，來購買消抵無形的罪孽。不法之徒，便有機可乘，藉此廣攬徒眾，招搖撞騙，以世俗有為的造作，來攪擾修行的走向，混淆佛陀的言教，修行變成可以買賣議價的商品，眾生只要花錢買心安，而不切實從心地上下工夫。如此一來，雖然學佛的人很多，真正獲得佛法實益的卻很少。

所以修行者，當該有眼力，它，就是智慧的能力，智慧眼一開，再不當佛呆子，再不會跟著一窩蜂，一盲引群盲，相偕入火坑。只要順著印祖慈悲的指引——要敦倫盡分，我們就敦倫盡分，絕不是口說修行，行為上卻有失倫分。另外心地上力求閑邪存誠，「閑」字，從門中有木，就是用木頭擋在門中間，藉此防備邪惡的入侵，並護守著真誠的存心。進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是佛法的基本工夫。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更是釋迦牟尼佛親口告訴我們的當生成就法門，是了生脫死，出離苦海的徑中徑。以上能夠切實履行，自能大開智慧之眼，不受時風蠱惑，「自利利他」也才有得力之處。

修 行 風 采

在佛教圈久了，會看到很多年邁的修行人，也會看到許多新入佛門的年輕人。儘管光陰是無形無相的，但是看到那麼些老修行，就可以預見自己未來的命光；而看到新入門的年輕信眾，也就彷彿看到自己昔日的身影。逝者已矣，過去的就不要再說，擺在眼前的未來，則是不得不加以省思的。

那麼些形形色色的老修行，像一面面修行的鏡子，照一照，想一想：您要認領那位長者，作為自己的未來？或者您已是五、六十歲，半百之人，那您現在所展現的，又是怎樣的修行風采？

常常聽到許多老人，訴說著人生的憂苦愁悶，並慨嘆年邁體衰，諸事力不從心，好像如果時光能倒流，所有的憂愁都將一掃而空，所有的想望也都將如願以償。

唉！真能如此嗎？其實人生是有可以重新努力經營，而改善的部分。也另有法爾如是，業力牽引，任您如何重新組合，也難以圓夢的部分。這世間是由層層密佈的煩惱網，錯綜交織而成的。被罩在網中的眾生，多半是活活地被那濃濃的煩惱氣，悶薰到老死；就好似被困在火場中的受難者，一個個都在恐怖、慌亂、怨恨中，結束生命。

要衝出婆婆的重重煩惱網，是生命中可以用心經營規劃的部分。這心志的力量，連命運之神，都無法左右掌控。因此一位學佛的老人，如果智慧清晰，頭腦冷靜，心心念念，都擺在要養精蓄銳，突出重圍上，便不會像世俗的老人一般，陷在害怕老病與空思妄想中。他真正懼怕的是，信願行的力量不夠，離不開六道輪迴，無法出離生死。

看看別人的現在，想想自己的未來。要昏惑？要清靈？要怨天尤人？要拚老命加功用行？決定在己。而您，究竟要的是什麼樣的修行風采？

燕 曉 悼

台灣社會發生了一樁慘絕人寰的綁票、勒贖、撕票大血案。苦主十七歲的白曉燕小妹，被一群三十多歲的惡霸，活生生地凌虐了七、八天，最後浮屍在大污水溝中，這件血案像尖刀般地割裂著台灣二十萬同胞的肝腸，怎麼有人會不愁吃穿，無冤無仇而做出如此泯滅人性，人神共憤的惡事？

這美麗的寶島，怎麼養出這樣醜陋的人心？

亡者的母親——白冰冰女士，淚眼婆娑地哭道：

「我們是孤兒寡母，請不要這樣欺負我們！」

我們的社會，欺負到孤兒寡母的身上，這還有公理正義嗎？這塊寶島已然被血腥所玷污，還算美麗嗎？這是劫掠豪奪，毒蛇猛獸的社會啊！

這即是印祖所說，「國家不提倡教育」，不提倡什麼教育？不提倡「因果報應，道德仁義的教育。家庭父母，只教兒女開知識，學校先生，也是只教做文章，而對學聖學賢，躬行實踐的行為，一句也不提，這樣只會獸化。」

曉燕就在這樣獸化的社會中，花樣的年華，被好幾隻身披人皮的惡虎暴狼，啃噬、嚙嚼、剝裂！在驚恐、無助下，流乾了淚水，魂斷寶島。

這無常的世間，以令人難以逆料的手法，奪走了一位與母親相依為命的閨女，我們再怎麼身感同受，也撫平不了那位為人母的肝腸寸斷。學佛的你我，除了對這火宅世間，要起大覺悟，要思大出離外，也要盡己之所能，來淨化社會，提倡真正的教育。並籲請早晚念佛回向給這對可憐的母女，願「亡」者，早日超生，永離輪迴之苦，往生西方極樂；願「生」者，善根增長，吃齋念佛，永離苦厄，求生西方。

安息吧！曉燕！



耕 舌

農夫們用鋤頭耕耘田地，收成米糧，以維生計。教書人，則以口舌代替鋤頭，授業解惑，換取溫飽，如此名之為舌耕。其實今日之下，以口舌來謀生的，不只教書一職而已，像媒體的播音員，電視節目的主持人等，都是靠著口舌之能，謀取豐厚的收入。

曾文正公說過，風俗的厚薄，是從一、二人心之所嚮而來。舌耕者的本務，在春風風人，化雨雨人，宜以教導眾生，淨化社會為職志。當年釋迦牟尼佛，帶著群弟子乞食，就有農夫問道：

「你天天帶著弟子們，到處乞食說教，何以不自己耕田，自己播種呢？」

佛陀回答道：「我也耕田，也播種，吃自己種的糧。」

農夫說：「你那有犁？那有牛？耕那裏的田？」

佛陀說：「我持忍辱的牛，精進的鋤，把智慧的種子，播放到眾生的心田裏。」準此，教師的使命，就像佛陀所說一般，是把智慧的種子，播到學生的心田，這樣子，吃每一口糧都心安理得。推而廣之，一切舌耕者，也負有相當的責任。然而當今的某些舌耕者，倒不播撒智慧的種子，口說的卻大半是言不及義的笑鬧綺語，身體所展現的更是極其暴露與浮華。這等舌耕者，變成了一條條的聲光舌蟲，攢進了每個家庭，每個人的心中；專吃人的善根，腐化人的慧命。他們不以化導眾生為使命，而是以譁眾取寵為標的。諸多這樣的舌蟲們，就這般光鮮亮麗地逞口舌之能，薰染著眾生，並蔚為一股時代風氣。

時風如此，慨嘆成了牢騷語。總之，口舌含有無比的造作力量，就像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一般。它可以宣說善法，淑世濟民，正好積功行德；也可以舌劍唇鎗，顛倒是非，塗炭生靈。所以修行人自凡開口，就要警覺它是造業的門檻，三寸之舌才動，駟馬已難追返，因種撒布愈廣，果報亦隨之廣大。要知舌耕果腹本不難，為之廣造口業，卻是難酬難償的呀！



熟 生 之 間

印光大師說：「凡夫之心，熟處過熟，生處過生。非將死字掛在額顙上，決難令妄想投降，妄想既不能投降，則妄想成主，本心成奴，是以多少出格英豪，被妄想驅逐於三惡道中，永無出期，豈不哀哉！」

「熟處過熟」，凡夫心究竟在那些地處熟得太過了？吃飯、睡覺、看報紙、電視，這些都熟得不能再熟了，還有那貪、瞋、痴、慢、疑等習氣，也操練自如，呼之即出，不用提醒，隨興造作。而何者是「生處過生」呢？生處是原本就不熟悉的地方，凡夫對戒、定、慧等工夫，因為從不加以用心，使得對了生脫死之事，倍覺陌生了。

祖師大德一再告誡我們，要轉凡成聖，要脫胎換骨，務必要將熟處轉生，生處轉熟。也就是讓那些平日很熟的妄念習氣，淡化得十分模糊生疏。反之，對那平日不熟的正念修行工夫，要一再地勤加練習，使之變得十分熟悉。有如鍊鋼一般，數數錘鍊，數數炙燒，久之自然成鋼。

印祖還特別提醒，要將死字掛在額顙上，時時想到行將命終，餘日不多，否則決難令妄想投降。唉！眾生就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終日像羅狀元詩所寫一般：「急急忙忙苦追求，寒寒暖暖度春秋，朝朝暮暮營家計，昧昧昏昏白了頭，是非非何日了，煩惱煩惱幾時休，明明白白一條路，萬萬千千不肯修。」就這樣從生而壯，而老，而死，所見所聞儘是塵勞俗事，所思所念儘是顛倒妄想。而讓法身被比恆河沙還多的無邊煩惱所纏縛，從那無始劫以來，就隨順世間，波浪飄流，往來生死，以此才名為眾生啊！想想自己的法身慧命，從無始劫以來，便受到妄念如此囂張的摧殘，你怎能甘心一再為奴，而不反敗為勝，死裡逃生呢？

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印祖正是要我們如此對抗妄念。時時想到我已行將就木，死之將至，一切凡情已無暇顧及與鋪排，擺在眼前的就是懇懇切切地念佛求往生，以念「南無阿彌陀佛」為終日常修無間的功課，也就是以如來萬德洪名來薰自己的業識心，如此久而久之，熟處轉生，生處轉熟，自然根塵迴脫，心道契合。

治 習 氣

印祖說：「學道之人，以治習氣為修行第一步工夫。若能克除一分習氣，其工夫始實得一分，否則有因無果，難得與佛相應也。」

且捫心想想：自從學佛以來，可曾詳審體察自己有那些習氣？又克除了多少？佛家的「習氣」，或宿生、或現世，是日久天長，由環境習慣薰積而成，這習以成性的妄惑，倒令我們安之若素。而學佛就是要除惑證真，請問這滿身的惑業習氣，像繩索般地將你牢牢捆綁住，你將如何自在解脫？

這妄惑就是我們常說的「毛病」，而如何叫解脫呢？去毛病，就叫解脫。常有人慨嘆學佛多年，工夫毫無所進。祖師說，能克除一分的習氣，工夫才能實得一分的進展，原來，工夫沒進步，就是習氣依然故我啊！

在這世間存活著形形色色的人，而不論男女老少，都免不了帶著一顆妄念起伏的心。那個人不貪慕富貴名利？那個人又不耽溺美色權勢？吃山珍海味、穿綺羅錦緞後，那個不頤指氣使，貢高我慢，不可一世？是的，貪、瞋、痴、慢、疑，是一股又一股濁穢的妄習，它像多年的沈疴一般，拖累著世間人。

語云：「解鈴還須繫鈴人。」連儒家都講究懲忿窒欲的工夫，而要求出世間的大丈夫，豈能不覺悟到這繫人的習氣？既然每一分的習氣，都是自己點點滴滴，有意無意間養成的，所以這解粘去縛的工作，還得靠自己在猛省之後，鏗而不捨地作工夫。雪公曾說：「有願，空發心，也沒用處。心裏有，嘴裏說，不做，則一點用處也沒有，說了就得做。」佛法是重力行實踐的，這習氣是要咬緊牙根，一而再，再而三地省察自己，克己修治的。果真能夠勇於面對習氣，用心克除它，工夫自然增進，那麼烏雲盡處，自性的光明，霎時就大放光明了。

勞謙君子有終吉

人活在世上，都想望終其一生，幸福美滿，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心想事成，萬事如意。然而環顧周遭的親朋好友，或那些權貴豪門，有那一個人真的這麼順遂如意？

投生在茫茫人海的眾生，是沒有福分享天人果報的，就像投生在畜生界的牛馬，享不到人界的福分一樣。因此渴望歸渴望，有人等到生活閱歷豐富了，便能窺探出人間的不圓滿，不再存非分之想。也有人鎮日痴心妄想，看不破，想不開，處處挑剔和比較，這樣就像春蠶作繭一般，不斷地吐著煩惱絲，一層層地將自己裹住，直到動彈不得為止。

「春蠶到死絲方盡」，難道我們也要將煩惱絲吐到死，才肯罷休嗎？學了佛，就更真切地了解宇宙人生的真諦，要覺悟再怎麼不滿，再刻意的挑剔吶喊，日子也絕不可能因此改變的。唉！眾生就是這麼可憐，事情「順我心則貪，不順我心則瞋。」貪瞋痴的坑洞，佈滿在前後左右，一迷妄就陷下去了。而那不順心所勾引起的瞋火，就像火上加油一般，愈燒愈旺，愈旺愈烈，弄到最後終究是面目可憎，永無寧日。

孟子上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果真受過了苦勞與空乏的磨練，韌性與毅力增強了，心胸與視野，便不致於局促在綠豆芝麻般的小格局中。娑婆世間原本就是苦多樂少，就是多變無常，不滿意就設法出離啊！化挑剔為隨順，化瞋怒為慈悲，將心調柔了，一切惡緣也將隨之減少。君不聞「勞謙君子有終吉。」願共勉之。

明 師

少了老師這個角色，那世間必然是日色黯淡，星月無光。雪公曾說：「孩兒並非一下生便是人才，就好比鐵匠將刀做成了，刀尚無法使用，必須經過開鑲及磨礪。然而並非人人會開鑲（以金絲鑲，鑲已光滑之刀劍鐵器，其紋可見）、人會磨刀。孩子上學得遇見明師，才會成功，任何好人才，未遇到明師，也埋沒一輩子，不能成功。」

語云：「名師出高徒。」「強將手下無弱兵。」又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句句都表示明師是增長徒弟能耐的源頭活水。經過明師的指點，徒弟心中那盞燈，便被點燃了。它發出的光輝，往往比老師更璀璨、更熒煌，只因燈炷中融合了良師的智慧與經驗。所以古今中外，多少出類拔萃的英豪傑士，他們心中都有一位以上永懷感激的良師。

教人以道德學問的人，我們便尊之為老師，老師在每個人的生命中，扮演著非比尋常的角色，然而何以在「五倫」中，沒有師生這一倫呢？

印祖說：「夫人生大倫，其數唯五。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父生、師教、君食，三者相等。何五倫之中，不列其師？不知師有成我之德者，則屬於父。次則誘掖獎勸，以達其材，則屬於兄。故孟子謂師也，父兄也。次則麗澤互益，如二月互照，二手互援，則屬於友，故佛門每謂尋師訪友。」

原來一位真正的良師，在傳道、授業、解惑之外，尚兼具了父子、兄弟、朋友，三層倫分的內涵。而當今世道，何其危微！要重整社會秩序，實踐道德，則必先彰顯師道。為師者，視學生如子、如弟、如友，念念盼其奮勉向善，如此所傳所授，才會生根發芽。否則徒存其名，各司其利，學生上學為知識，老師教書為薪資，如何有感斯應？遑論體會交心，則豈止不見高徒，直是劣夫當街，鄙士橫行，想想何其痛心可悲！

願天下為師者，以蒙養為天職，效佛陀，學孔聖，不捨一人，悲願宏深，以挽世道，救蒼生。



牆 上 花

雪公在世時，曾語重心長的向年輕弟子言道：

「今日之下，各界均是無道，那一界也不在道上。而你們也都只是望道而未之見，你們大家都不貪名圖利，以為這就不錯了，但是，還不行，只要志不在道上，學的一切東西，都不成就，皆是飄浮著。你們像架在籬笆牆上的花草，牆一撤，就倒下了，所以必得求道。那些藉佛法貪名圖利的，自不用說，而你們呢？大家好好向道吧！」

當你的功力被長者判定，只是牆上的花草，而不是歲寒不凋的松柏時，心中作何感想？唉！雖然是冷颼颼的一盆水，你也不由得要回頭，再檢視自己走在佛道上的步伐。

你是怎麼走的？老師說，不要以為不貪名圖利就夠了。道是什麼？儒家以禮來體現道的內涵，佛家以戒來生發出道的實質。如果你只是望道，那就是遠遠地看到了禮和戒的外表，卻在體會上不夠深入，在實踐上不夠紮實。以戒來說，光是防非止惡，是不夠的，還得眾善奉行，進而要到自淨其意，才真正圓滿了戒體。所以光不貪名圖利，怎能說已經見道了呢？

一位見道的修行人，他已然已心水澄澈，慧日照朗。處於世間，他心存厚道，不為眾生帶來煩惱，以規規矩矩的態度待人接物。對出世間事，他以戒為師，唯謹唯勤，解行並進，志在解脫。

而牆上的花草，是要攀附在圍牆上，才能迎風招搖，綻放花朵的，一旦牆倒塌了，生命也就枯萎了。如果我們的道心，也這樣長在別人的身上，沒有自己的體證，想想是多麼不牢靠啊！一陣狂風暴雨突襲而來，牆上的花草，馬上就不支倒地，其他的更不必再論了。

所以初學佛，我們仰仗師長的法乳，藉以增長慧命。漸漸地，我們要增強自己的解行，堅固自己的知見與道心，由禮儀而會道，因戒行而悟心。這樣，即使師長放手，你也能夠一步一腳印地邁向佛陀的家邦。

聖 嬰 年

又到了歲末時節，有心人在這時總要檢討過去，策勵未來。佛陀更是在受新歲之日，令弟子擊犍槌召大眾，公開檢討自己的過失。

而您是怎樣走過已消逝的三百六十五天？這一年中，有多少時間，您挪出來經營慧命，提振道心？還是在忙碌中，又亂無頭緒的走過一年？印祖說：「人貴自知，不可妄說過分大話。」捫捫心，想一想，自己的生死大事，被應酬、忙碌，及厚沉沉的懈怠心所攔誤了嗎？

從去年三月開始，全球便悄悄地進入了「聖嬰年」。名稱很美，實際是個大自然反撲年，是個驚悚年。十九世紀秘魯的海員，發現每二到七年裏，海洋中就有一股異常的暖流出現，時間在聖誕節前後，因此取名聖嬰(El Niño)。這股神出鬼沒的暖流，它不但擾亂了海洋生態的平衡，同時也嚴重地影響了全世界的氣候。像去年美西的大水患，英、法、日的大風雪，墨西哥的颶風，印尼的霾害，巴西的森林大火，澳洲的天乾地裂等。在這年裏，小小臺灣，也天災人禍，連綿不斷。甚至宗教事件，怪誕百出。正如臺諺所言：「天無照甲子，人無照天理。」不但亞洲金融界起了大風暴，連畜生界也在劫難逃。看那口蹄疫，三百八十萬隻豬，數日間一起斷魂。還有禽流感，一百五十萬隻雞，也一夜裏同時斃命。這真又叫殺戮年啊！

細數著一樁樁一件件的災禍，好似世界如此不平安，都是氣候或別人一手造成的，自己則聖潔有如白玉。唉！心中清靈的人，才有能力審視自己的生命和行為，渾噩的人，根本分不清是非與善惡。果真這一切的亂象，都跟自己不相干嗎？

佛家說：「萬法唯心造。」世間一切的山河大地，森羅萬象，都是你我心中所變現。眾生心染濁了，世界才跟著污穢，而你我正是這群起惑造業的無知眾生啊！儘管災難從我們身旁猖狂而過，若非佛力慈悲加護，我們那能如此萬幸，逃過這種共業的災厄呢？

感念佛恩之餘，要想到共業是要共報的，若要求得共中不共，你我的心，絕不能任其腐蝕糜爛了。印祖說：「既知因果，必得慎獨，邪念一起，力令斷滅，如此方為真實行履。」有修行的人，總以慚愧、懺悔來滌蕩身心。願在這聖嬰年裏，你我都能如是警醒，如是行持。

心燈

每年春節參訪寺廟時，善男信女總會為家人或求學中的孩子，在廟裡點一盞光明燈。祈求佛菩薩保佑他們前途光明，萬事如意。

前途光明，萬事如意，是人人所希望。然而我們必得深知，這光明與否？實關乎個人宿世因果。雪公曾說過：「一個人的功名如何？要有三個因素：一是祖先的因果。二是父母的因果。三是自己的因果。」嘗聞祖上積德，福蔭子孫。又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一個人能夠投生在這樣的家庭裏，再加上自己宿世也曾厚培善根，則今生的功名，便能光明，否則便難求圓滿。

如此一來，有人便要說，既然一切都是因果，宿命已定，那我何必費心努力呢？袁了凡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祖上父母的因果，無法預知，自己宿世的因果，不可掌握，我們真正可以點燃的燈，則是當前所造的因，印祖一再叮囑我們：「念佛方能消宿業，竭誠自可轉凡心。」在這世間，要點燃生命中的光明燈，要旋乾轉坤，是要以念佛、竭誠兩股心力來做源頭活水啊！

您或許會滿心狐疑地說：「真的是這樣嗎？不用任何法術，不用花半毛錢，只要念佛，就可以消災免難，只要竭誠，就可以轉凡成聖？」唉！人們寄望花一筆錢，或作一場法術，就可以美夢成真，難怪世間有那麼多層出不窮的騙局。假如您總是沈醉在故事書情節的幻境中，想著魔棒一揮，乞丐可以變王子，幸福便冉冉從空而降，那麼點再多的光明燈，也只是湊熱鬧一場，無濟於事啊！

釋迦牟尼佛說，念佛法門，是易行難信之法。法門這麼容易修持，偏偏人們不肯相信。大夥一窩蜂地要往既神怪又玄奇的門檻上鑽求妙道，對念佛一法，因其易行，而不屑一顧。如果您也如此，那就白白地讓摩尼寶珠，亮閃閃地從眼前滑滾而過了。

各位讀者，不論祖上、父母或自己宿世的因果如何？趕快以念佛為燭心，以竭誠為火苗，為自己點一盞光光明明的心燈吧！相信佛陀和祖師的指引，絕對可以保住永世的光明和平安啊！

才 德 之 間

印祖說：「子弟之有才華，有善教，則易于成就正器，無善教，則多分流為敗類。今日之民不聊生，國步艱難，幾于蹶覆者，皆有才華無善教者，漸漸釀成之也。」

在養兒育女過程中，為人父母者，無不傾其所能，將兒女撫育成人，並指望將來能出類拔萃，光宗耀祖。尤其現代的父母，更是終日惶惶然地，唯恐孩子輸在起跑點上。孩子稍懂人事，便忙於各種才藝的學習，學心算、學音樂、學美語，還要學繪畫，同時也少不了體能課，可謂智體群美兼備。卻是在一連串的汲汲中，很少有留意到要加強德育的。只因才藝是看得到的本領，德育是看不到的心靈功夫，正因為它看不到，便常被忽略。乘著孩童的天真爛漫，吵架打鬧也只視作幼稚淘氣，何須大驚小怪？等到問題呈現時，常為時晚矣！

印祖以其獨到的眼力說，子弟「無善教」多流為敗類，尤其有才華而無善教的，更足以禍國殃民。看了祖師的誨諭，真叫人心驚膽戰！讓孩子學會了一身的本領，到頭來，竟不能防老，更遑論安邦興國，造福人群。想想這可是始料所未及的啊！

社會的確一直在進步，走到路口，放眼所及，一片欣欣向榮，高樓大廈，車水馬龍。不多久，各位父母所精心培育的心肝寶貝，將一個個地被植入這車馬華廈中。但他將以什麼樣的存心來揮灑才華呢？善教與否，便是關鍵。

而這善教，要如何教起呢？祖師說，不論有無才華，要教孩子誠實，最初要以因果報應，及舉心動念，天地鬼神一一悉見的故事，作為平常訓誨的方法。舉凡孝親、濟眾、忍辱、篤行等美德，為人父母者，更要以身為範。如是蒙而養正，孩童長大，才會人端品正，進而成為世間的良才。

唉！當今能夠以養德來指引下一代的師長，可以說少之又少。加上電視媒體，以其聲光之美，日以繼夜的誨淫、誨盜，如果為人父母，還一味地加強才藝，忽視德育，那就將有天資的子弟塑成狂悖驕縱，無天資的子弟引向冥頑不靈的境地。有心的父母們，可要三思啊！

雪 公 如 是 說

雪公說：「學佛修行有三種方式：一是弘法。二是學法。三是護法。弘法的教怎麼修？怎麼做？學法的就怎麼修、怎麼做。如果沒有學法的，那麼要弘法給誰聽？如果沒有弘法的，那學法的要從何做去？而護法的，就是保護佛法不會遭到破壞。」

雪公說：「修行成功是活著成功，不是死了才成功，死了就完了，談什麼成功？然而你們現在為何不成功？是你們人人都有魔障了，有魔障就不得一心。不得一心，怎能叫成功？許多人存迷信心理，想臨命終時，請助念團助念——可是這助念團要看請得到請不到，如果請到了，還要看有無誠心？有誠心，這還算是外護而已。常見有修行人臨命終時，自己生障礙，口裏念著觀世音菩薩，想再多活幾年，這樣的想法，就自己護不了法了。須知這助念不是替念，而是助你提起正念。如果你個人不念，聽到阿彌陀佛，反而討厭，那助什麼念呢？」

說起「厭」字，還須看厭的是什麼？

雪公說：「淨土宗講欣厭，『欣』是專心喜歡，只喜歡一個地處，就是西方極樂世界。其他如華嚴世界，再怎麼好，我也不去。『厭』是婆婆一切都討厭，美鈔、總統……甚至是宇宙的大王都討厭。而可惜的是，一般人別說鑽石，就說給個市長做，也就歡喜得不得了。」真是欣、厭安錯了對象！而欣、厭其實就是願。

雪公說：「信願行，是淨土法門三資糧，信願二字是弘法的。行有正行與助行。善根是正行，福德是助行。正行是修法的，助行是護法的。」

而這信願行，也就是弘法、學法、護法，都在一心中求。

雪公說：「弘法在那裏？信願又在那地處？就在你心裡，萬法唯心造嘛！自性信願，即自性弘法。修法的是誰？不是你肉棍子，修法的也是你的心。你一起念頭，當前的念頭，就是你的心，你要問：『我在那裏？』你念一句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你。你念阿彌陀佛是化身佛，是誰化的，是你心裡化的。西方極樂世界也是你心裡化的。自性修者，就是正行。至於助行，要你修十善業等，比如貪瞋痴起了就是惑，要用戒定慧來治它，戒定慧就是你的護法，護你不起貪瞋痴，只要你得了戒定慧，你就得解脫，解脫知見，你就穩穩當當地成了佛。」

善修惡止 悔懺愧慚

您經常反省自己的言行，進而心生慚愧與懺悔嗎？

您依著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生活嗎？

印祖說：「想要學佛祖了生死，須從慚愧、懺悔、止惡、修善而來。」

如果您不曾發起慚愧、懺悔的心，那當然就不會有止惡、修善的事，斷定也絕無了生脫死的念頭。既不覺生死沈淪的可怖，那麼志求往生西方的切願，也就非常稀薄了。

當然，許多修行人，看到「恒以慚愧水，洗滌懈怠心。」或「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的警偈，都會悲淚涕泣，身毛直豎，於自所造惡業，心生慚愧，進而凝神內省，並陳露先惡，改往修來。懈怠放逸的心，於焉得到重新調整。

然而，印祖又說：「持齋、警策，意甚真切，但須腳踏實地，儘力做去，否則便成為妄語中妄語。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世間多少聰明人，皆以唯說不行，了此一生，徒入寶山，空手而歸，可痛惜哉！可痛惜哉！」

「唯說不行，是妄語中的妄語。」祖師毫不留情地單刀直入，把我們想矯飾，想偽裝成修行人的面具，徹底掀除。光會說而不去做，這就不是真正修行人的行為。慚愧、懺悔，也不是成天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慚愧、懺悔的力量是足夠讓心中潛藏的貪瞋癡，掃蕩無餘，進而切實實踐止惡、修善的！那向道、淨心、解脫、成佛的因心，豈不就在無有雲翳的晴空中，熠熠生輝嗎？

佛學，它不是記問之學，而是一門著重身、口、意功夫的覺學。成佛是透過覺察與覺悟的能力，進而成為一位大徹大悟的智者。因此印祖又說：「若學佛人，不以躬行實踐為事，則與世之伶人無異，在當場苦樂悲歡，做得酷肖，實則一毫也與己無干，如此便是好名惡實的痴漢。」這一聲聲，一句句的警勉，猶如法鼓，震聾發聵，讓修行人的偷心無所遁形。我們能不慚愧？能不懺悔？能不時時止惡修善嗎？

開佛店

雪公言：「誰真信佛，誰了生死。開佛店的人，只會入地獄。」

開佛店，聽來多麼令人赭顏，這是表裏不一的行徑啊！世間的法令，有的罪過可用罰鍰來抵消。然而佛門中講的因果卻通三世，各人所造的業力，是無法用金錢來交易酬償的。再說，在這充滿功利，向錢看齊的滾滾紅塵中，清淨之地的佛門，若也以捐款的多寡，來論定尊卑，那就大大的玷污了佛法，並且誤導眾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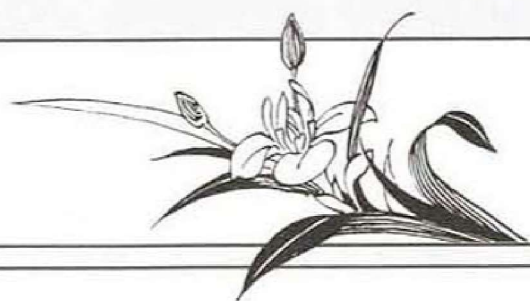
雪公在世，一再叮囑弟子：「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還說：「自己的錢，可以丟在河裏沒關係，施主捐的錢，一分錢，要當十分用。並且買磚的錢，不能拿來買瓦，買瓦的不能挪來買磚。」

佛門，是以戒定慧來修繕心性的地方，施主的一分一釐，都是為幫助修行人了生脫死，所以受者必得要十分戒慎恐懼，白花花銀子的背後，是有因果要背負的。反之，張掛起佛堂的幢幡，敲打起法門的鐘磬，假修行之名，向徒眾斂取錢財，這販賣佛法，欺誑眾生的行為，就是名符其實，令人唾棄的開佛店了。

印祖說：「富貴迷人，可畏之至。平常人，手中有轉交之錢，尚非己物，則心念便變，而為諸惡。況真有大數，而不變其心者，能有幾人？」

財帛動人心，所以與色、名、食、睡，同列為地獄五條根。在佛門中轉接錢財，稍不慎，心往往會被財氣所染濁。更何況存心偽飾，巧詐眾生的開佛店者呢？當然只有下地獄的分。

當今是個多金的社會，也是腐蝕人心的社會，身為佛教徒，有財力者，當心存無漏布施，萬萬勿將甚深微妙的佛法，當作糟粕般地踐踏，也絕不挾大施主之威名，在佛門中自高自重。而大眾既聞出世大法，更當戒定嚴飾，三業清淨，愷悌慈祥，讓有緣者，咸受感化。這是以德行來護教護法，也是不論有錢無錢的佛教徒，要勉力前行的菩提大道。



普為出資及受持展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一切出資者 展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選佛場》

佛曆二五四八年（西元二〇〇四年）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夏曆二月十九日 竭誠恭印五仟本結緣（贈送本）
觀世音菩薩聖誕紀念日

作者：鞭鼓生

印贈者：香光淨宗學會

住址：臺北縣三重市中興北街一七九號

電話：（〇二）八五一—〇九五五

傳真：（〇二）八五一—〇九五三

達拉斯佛教會網址：<http://www.amtb-dba-org>

淨空法師專輯有聲版網址：<http://www.amtb.org.tw>

出版者：青蓮出版社

出版登記：局板臺業字第〇一三二號

住址：臺中市民生路九巷三十號

電話：（〇四）二二二六〇一七三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〇四）二三一三八三七八

※免費結緣 敬請愛護珍惜

